

開放文學－風土人情－徐霞客遊記 粵西遊日記三

丁丑（崇禎□年，公元1637年）九月二□二日 余往崇善寺別靜聞，遂下〔太平〕舟。余守行李，復令顧僕往候。是晚泊於建武驛前天妃宮下。二□三日 舟不早發。余念靜聞在崇善畏窗前風裂，雲白屢許重整，而猶不即備。余乘舟未發，乃往梁寓攜錢少許付靜聞，令其覓人代整。時寺僧寶檀已歸，能不避垢穢，而客僧慧禪、滿宗又為整簾蔽風，迥異雲白。靜聞復欲索余所買布履、衡茶，意甚懇。余語靜聞：「汝可起行，余當還候。此何必索之今日乎！」慧禪亦開諭再三，而彼意不釋。時舟已將行，且聞寶檀在天寧僧舍，余欲並取梁錢悉畀之，遂別之出。同梁主人覓得寶檀，寶檀慨然以扶危自任。余下舟，遂西南行。四里，轉西北，又四里，泊於窰頭。

時日色尚高，余展轉念靜聞索鞋、茶不已，蓋其意猶望更生，便復向雞足，不欲待予來也。若與其來而不遇，既非余心；若預期其必死，而來攜其骨，又非靜聞心。不若以二物付之，遂與永別，不作轉念，可並酬峨眉之願也。乃復登涯東行，出窰頭村，二里，有小溪自西北來，至此東注，遂渡其北，復隨之東。又二里，其水南去入江。又東行一里，渡白衣庵西大橋，入崇善寺，已日薄崦嵫。人別靜聞，與之永訣。亟出，仍西越白衣庵橋，共五里過窰頭，入舟已暮，不辨色矣。

二□四 雞三鳴即放舟。西南□五里，過石埠墟，有石嘴突江右，有小溪注江左，江至是漸與山遇，遂折而南行。八里過岔九，岸下有石橫砥水際，其色並質與土無辨，蓋土底石骨為江流洗濯而出者。於是復西向行五里，向西北□里，更向北又□里，轉而西又五里，為右江口。右江自北，左江自西，至此交會。自岔九來，兩岸土山逶迤，俱不甚高。由右江口北望，其內俱高涯平隴，無崇山之間；而左江南岸，則眾峰之內，突兀一圓阜，頗與眾山異矣。又西一里，江亦轉北，又南一里，是為大果灣。前臨左江，後崎右江，乃兩江中央脊盡處也。其北有小峰三，石圓互如駢覆鐘，山至是始露石形。其東有村曰宋村，聚落頗盛，而無市肆。余夙考有合江鎮，以為江夾中大市，至是覓之，烏有也。征之土人，亦無知其名者。是日行五□里，泊於灣下。

二□五日 雞再鳴，發舟西向行。曲折轉西南□五里，復見有突涯之石，已而舟轉南向，遂轉而東。二里，上長灘，有突崖飛石，踔立江北岸。崖前沙互中流，江分左右環之，舟俱可溯流上。又三里，為楊美，亦名大灣，蓋江流之曲，南自楊美，北至宋村，為兩大轉云。自楊美西向行□五里，為魚英灘。灘東南有山如玦，中起一圓阜，西向迎江，有沙中流對之。其地甚奇。詢之舟人，云：「昔有營葬於上者，俗名太子地。鄉人惡而鑿其兩旁，其脈遂傷。」今山巔松石猶存，鑿痕如新也。上灘又五里而暮，泊於金竹洲之上流野岸也。

二□六日 雞初鳴，發舟。□里，西南過蕭村，天色猶熹微也。至是已入新寧境，至是石山復出，〔若屏列，若角挺，〕兩岸瀕江之石，亦時時競異。又五里，折而東，江南岸穹石成洞，外裂多門，如獅象駢立，而空其跨下；江北岸斷崖成峽，上架飛梁，如虹霓高映，而綴其兩端。又五里，轉而西南，與石山時向時背。兩崖突石愈奇，其上嶠如翅雲斜劈，下覆如肺葉倒垂，幻態時時變換；但洞不甚深，崖不甚擴，未成樓閣耳。又北轉五里，為新莊，轉西南三里，為舊莊。又西二里，轉而南五里，轉而北三里，復轉西南，更有石山當前矣。又三里，西透兩山之腋，挾江北石峰北轉，而循其西麓。於是東岸則峰排崖拓，穹洞連門；西岸則波激岸回，磯空竅應。其東岸之山，南連兩峰，北峰洞列三門，門雖外分，皆崕峒內擴；北駢兩崖，南崖壁懸兩疊，疊俱有洞，復高下中通。北行三里，直抵駢崖下，乃轉南行。順風掛帆二里，又西行一里，逼一尖峰下，仍轉向南。西岸復有駢崖平削，巍臨江潭，而東岸石根愈聳愈透。共三里，過象石下，即新寧之西門也。風帆方駛，舟人先有鄉人泊此，遂泊而互酌。余乃入城，登州廨，讀《州記》於儀間，詢獅岩諸勝於土著。還登象石，日已薄暮。遂不成行，依象石而泊。

新寧之地，昔為沙水、吳從等三峒，國初為土縣，後以思明土府有功，分吳從等村畀之，遂漸次蠶食。後忠州從而效尤，與思明互相爭奪，其地遂朝秦暮楚，人民塗炭無已，當道始收其地，以武弁守之。土酋黃賢相又構亂倡逆，隆慶末，罪人既得，乃盡收思明、忠州未吐地，並三峒為四，創立州治。其東南五里即宣化、如何。一、二、四三圍，並割以附之；其西北為思同、陀陵界；西南為江、忠二州界。江水自西南那勒來，繞城西北，轉而東南去。萬曆己丑，州守江右張思中有記在州門，乃建州之初任者。

州北四里，隔江為獅巖山，州西二里，隔江為筆架山，州南一里為犀牛岩，更南三里為穿山大岩，皆石峰聳拔，石洞崕峒，奇境也。州西遠峰排列更奇，象石、獅石俱在含暉門江岸。江流自南衝湧而來，獅石首扼其銳，迎流剝骨，遂成淨瘳之狀。下流蕩為象石，巍准下俯，空頰內含，截水一灣，可泊可憩，而西門之埠因之。獅石之上曰衝口，下流有石樑高架兩崖間，下辟成門。余先聞之邑父老云：「近衝口有仙源洞府。」記憶不真，無可問者，不識即此否？

自南寧來至石埠墟，岸始有山，江始有石；過右江口，岸山始露石；至楊美，江石始露奇；過蕭村入新寧境，江左始有純石之山；過新莊抵新寧北郭，江右始有對峙之岫。於是舟行石峰中，或曲而左，或曲而右，旋背一崖，復濛一嶂，既環乎此，轉驚乎彼，雖不成連雲之峽，而如梭之度緯，如蝶之穿叢，應接不暇，無過乎此。〔且江抵新寧，不特石山最勝，而石岸尤奇。蓋江流擊山，山削成壁，流回沙轉，雲根迸出，或錯立波心，或飛嵌水面，皆洞壑層闢，膚痕裂縐，江既善折，岸石與山輔之恐後，益使江山兩擅其奇。余謂陽朔山峭瀕江，無此岸之石，建溪水激多石，無此石之奇。雖連峰夾嶂，遠不類三峽；湊泊一處，促不及武夷；而疏密宛轉，在伯仲間。至其一派玲瓏通漏，別出一番鮮巧，足奪二山之席矣。〕

二□七日 雞初鳴，自新寧西南行。已轉西北，直逼西峰之下，乃南轉，共八里，江東岸石根突兀，上覆中空，已為幻矣。忽一轉而雙崖前突，聳石高連，下辟如閭闔中通，上架如橋樑飛互，更巧幻中雄觀也。但恨舟過其前而不得一登其上，且無知者質之，所謂「獅石」「洞府」，皆以意測，是耶？非耶？又一里，有水自東南來會，所謂衝江也。其源發自忠州。又南三里，則江東岸一峰甚峭，其北垂環腋轉截處，有洞西向者累累，然皆懸而無路。又西曲南轉，共八里，過那勒，風帆甚利，舟人以鄉人泊此，復泊而飲。余乃登陸為穿山、犀牛二岩之游，舟竟泊此。

那勒在江東岸，居民頗盛。問犀牛岩，土人皆莫知，誤指南向穆窰。乃透兩峰之下，西南三里，有溪自東南來入大江。流小而悍，淙淙有聲，新斲石樑跨其上，甚整。其源發自江州，土人謂之橫江。越梁而南，即為穆窰村，有市肆西臨江滸。問犀牛岩不得，得大岩。岩在其南一里，群峰排列，岩在峰半，其門西向。攀崖石而上，抵門，始西見江流橫其前，山腹透其後。又見隔山迴環於後門之外，翠壁掩映。乃由洞上躋，踞其中巖，則東西對辟，兩門交透。其上垂石駢乳，凝結兩旁；其內西下東上，故東透之門，高出西門之頂，自外望之，不知中之貫徹，必入門而後見焉。兩門外俱削壁千丈，轟列雲表，而東門地勢既崇，上壁尤峭，下趾彌峻，環對諸岩，自門北迤邐轉東，又南抱圍成深谷，若另辟一翠微世界。其下旋轉西去，谷口石崖交錯，不得而窺也。

復自前洞下山，循山北行。一里，過穆窰，問知犀牛洞在麒麟村，乃過石樑東北行。三里，至麒麟。蓋其村在那勒東二里，三村鼎足，而穆窰稍南。使那勒人即指此，何由向彼得穿岩耶？麒麟村人指犀牛洞在北山東峰之上，相去只里許耳。至其下，不得路。聞岩下伐木聲，披荆攀棘，呼之不應，覓之不見得，遂復出大路旁。時已過午，雖與舟人期抵午返舟，即舟去腹枵，亦俱不顧，冀一得岩。而詢之途人，竟無知者。以為尚在山北。乃盤山東北隅，循大道行。〔道西北皆石峰。〕二里，見有岐北轉，且有燒痕焉。初，麒麟村人云：「抵山下燒痕處，即登岩道。」余以為此必是矣，竭蹶前趨，遂北入山夾。其夾兩旁峰攢崖疊，中道平直，有車路焉。循之里餘，見路旁有停車四五輛，有數牛散牧於麓，有數人分樵於崖。遍叩之，俱不知有岩者。蓋其皆遠村，且牧且樵，以車為載者。過此，車路漸堙。又入一里，夾轉而東，四眺重崖，皆懸絕無徑，而西崖尤為峻峭。方徘徊間，有負竹而出深叢者，遙呼問之，彼搖手曰：「誤矣！」問：「岩何在？」曰：「可隨我出。」從之出，至前停車處，細叩之，其人亦茫然不知，第以為此中路絕，故呼余出耳。余乃舍而復人，抵其北，復抵其東，共二里，夾環為塢，中平如砥，而四面崖回嶂截，深叢密翳，

徑道遂窮。然其中又有停車散牛而樵者，其不知與前無異也。余從莽棘中出沒搜徑，終不可得，始悵然出矣。余觀此夾，外人既深，中蟠亦邃，上有飛岩，旁無餘徑，亦一勝境。其東向逾脊而過，度即舟行所過。東岸有洞累累者，第崖懸路塞，無從著足。然其肺腑未窮，而枝幹已扶，亦無負一番跋履也。共五里，仍西南至麒麟村北大路旁，前望隔壠有燒痕一圍，亟趨，見痕間有微徑，直趨前所覓伐木聲處，第石環叢隔，一時莫得耳，余以為此必無疑矣。其時已下午，雖腹中餒甚，念此岩必不可失，益賈勇直前，攀危崖，歷叢茅。然崖之懸處，俱有支石為梯；茅之深處，俱有踐痕覆地，並無疑左道矣。乃愈上愈遠，西望南垂，橫脊攢石，森森已出其上；東望南突，回峰孤崖，兀兀將並其巔，獨一徑北躋。二里，越高峰之頂，以為此岩當從頂上行，不意路復逾頂北下，更下瞰北塢，即前誤入夾中所云「重崖懸處」也。既深入其奧，又高越其巔，余之尋岩亦不遺餘力矣。然徑路愈微，西下嶺坳，遂成茅窪棘峽，翳不可行。猶攀陞久之，仍不得路。復一里，仍舊路南逾高頂。又二里，下至燒痕間，見石隙間復有一路望東峽上，其徑正造孤崖兀兀之下，始與麒麟人所指若合符節。乃知徑當咫尺，而迂歷自迷，三誤三返而終得之，不謂與山靈無緣也。但日色漸下，亟望崖上躋，懸磴甚峻。逾半里，即抵孤崖之北。始知是崖回聳於高峰之間，從東轉西向，若獨角中突，「犀牛」之名以此。崖北一脊，北屬高峰，與東崖轉處對。脊上巨石巍峙，若當關之獸，與獨角並而支其腋。巨石中裂豎穴，內嵌一石圭，高丈餘，兩旁俱巨石謹夾，而上復覆之，若剗空而置其間者。圭石赭赤，與一山之石迥別，頗似禹陵空石，而此則外有巨石為冒，覺更有異耳。脊東下墜成窪，深若回淵，其上削崖四合，環轉無隙，高墉大轟，上與天齊，中圓若規。既逾脊上，即俯下淵底。南崖之下，有洞北向，其門高張，其內崆峒，深不知所止；四崖樹蔓蒙密，淵底愈甚；崖旁俱有徑可循，每至淵底，俱則翳不可前。使芟除淨盡，則環崖高拱，平底如掌，復有深洞崆峒其內，洞天福地，捨此其誰？余披徑深密，靜若太古，杳然忘世。第腹枵足疲，日色將墜，乃逾脊西下，從麒麟村北西行。二里，抵那勒下舟，舟猶未發，日已沉淵矣。

二□八日 晨餐後，自那勒放舟南行。旋轉西北三里，直逼雙峰石壁下，再折東南五里，有小水自東南來入，即穆窰也。又西南一里，過穿山之西，從舟遙望，只見洞門，不見透穴。又一里，西入兩山隙，於是回旌多西北行矣。又五里，江北岸山崖陡絕，有小峰如浮屠插其前，又有洞〔南向〕綴其半。又六里，又有山蜿蜒而北，是日界牌山，西即太平境矣。蓋江之北岸，新寧、太平以此山分界，而南岸則俱新寧也。又二里，舟轉北向，江西岸列岫嵯峨，一峰前突，俗名「五虎出洞」。由此舟遂東轉，已復西北抵北山下，循之西向行，又共六里矣。過安定堡，北山既盡，南山復出，又西循之。三里，隨山北轉，過花梨村。又西北轉，隨江北山二里，轉而西，隨江南山三里，又暮行三里，泊於曉夢村。是日共行四□里。

二□九日 循南岸山行二里，轉北又一里，為馱塘。又二里轉而西，山勢漸開，又五里，西南過馱廬，山開水繞，百家之市，倚江北岸。舊為崇善地，國初遷太平府治於此，旋還麗江，今則遷馱樸驛於此，名曰馱柴。蓋此地雖寬衍，而隔江即新寧屬，控制上流，自當以壺關為勝也。江北岸太平之地，瀕江雖多屬崇善縣，內石山之後，即為諸土州地，而左洲則橫界焉。是日止行□里，舟人遂泊而不行。

□月初一日 昧爽，循馱廬西北五里，〔北岸為左州界，〕稍轉而南，南岸石峰復突。又二里，復轉西北，北岸亦有石山。三里，西南入峰夾間，於是掛帆而行。五里，漸轉南向，有村在江東山塢間，曰馱木，猶新寧屬也。又西南五里，江西岸回崖雄削，駢障江流；南崖最高，有三洞東啟；又南一峰稍低，其上洞辟尤巨。洞右崖石外跨，自峰頂下插江潭；崖右洞復透門而出，其中崆峒，其外交透。自舟望之已奇，若置身其內，不知勝更何若矣！又南二里，東岸石壁亦然，此地峰壁交映，江濼其間，更為勝絕。又一里，轉向西行，又五里，漸轉南行。已而東折，則北岸雙崖高穹，崖半各有洞南向；南岸磯盤嘴疊，飛石凌空，〔無不穿嵌透漏。〕二里，轉向西南，上銀甕灘。〔灘始有巨石，中橫如壩。〕灘東，尖崖聳削絕壁，有形如甕。《九成志》謂：「昔有仙丹成，遺甕成銀，人往取之，輒不得，而下望又復儼然。」《一統志》謂：「在南寧府境。」蓋江東岸猶新寧也。轉西五里，復轉西北，盤東岸危崖二里，抵北山下。仍西向去，五里，又南轉。既而轉東一里，乃西向行，山開江曠，一望廓然。又五里而暮。又二里泊於捺利。江空岸寂，孤泊無鄰，終夜悄然。計明日抵馱樸，望登陸行，惟慮路險，而顧奴舊病未痊。不意中夜腹痛頓發，至晨遂脹滿如鼓，此嵐瘴所中無疑。於是轉側俱難，長途之望，又一阻矣。

初二日 昧爽，西北行。碧空如洗，晴朗彌甚。三里，抵江北危崖下。轉而南二里，過下果灣，有村倚崖臨江，在江西岸。又五里，有水自南來注，其聲如雷，名響源，發於江州。水之西岸即為江州屬，而新寧、江州以此水分界焉。水入江處，有天然石壩橫絕水口如堵牆，其高逾丈，東西長□餘丈，面平如砥，如鑿而成者。水逾其面，下墜江中，雖不甚高，而雪濤橫披，殊瀑平瀉，勢闊而悍，正如錢塘八月潮，齊驅下坂，又一奇觀也。過響水，其南岸忠州境雖轄於南寧，而瀕江土司實始於此；北岸則為上果灣，有岩西向臨江，上亦有村落焉。於是轉北行一里，抵北山下。轉西北掛帆行，兩岸山復疊出。二里為宋村，有八仙岩，為村中勝地。又三里，轉東北，又二里，轉西北，又三里，更轉東北，兩岸〔石〕崖疊出遞換，靡非異境。轉西北五里，又北轉，而西岸一崖障天，崖半有洞東向。始見洞門雙穴如連聯，北穴大，南穴小，垂石外間而通其內；既而小者旁大者愈穹，忽划然中剗，光透其後。舟中仰眺，蛩若連雲駕空，明如皎月透影，洞前上下，皆危崖疊翠，倒影江潭，洵神仙之境，首於土界得之，轉覺神州凡俗矣。〔南有馱樸村，轉登山後，聞可攀躋。〕又北一里，東岸臨江，煥然障空者為銀山，劈崖截山之半，青黃赤白，斑斕綴色，與天光水影，互相飛動，陽朔畫山猶為類大者耳。崖下有上下二洞，門俱西向。上洞尤空邃，中懸石作大士形，上嵌層壁，下瀕回潭，〔無從中躋，其北紛竅甚多，裂紋錯綴樹間，吐納雲物，獨含英潤〕焉。一里，轉而西，遂為馱樸，百家之市，尚在涯北一里。東南即銀山，西北又起層巒夾之，迤邐北去，中成蹊焉，而市倚之。陸路由此而北，則左州、養利諸道；江路由此而西，則太平、思明諸境也。午抵馱樸，先登涯問道，或云：「通」，或云：「塞」。蓋歸順為高平殘破，路道不測，大意須候歸順人至，隨之而前，則人眾而行始便。歸順又候富州人至，其法亦如之。二處人猶可待，惟顧奴病中加病，更令人惴惴耳。是日，即攜行李寄宿逆旅主人家。

馱樸去馱廬五□里。自馱廬西至此，皆為左州南境，北去龍州四□里。西仍為崇善地，抵太平亦四□里，水路倍之。

高平為安南地，由龍州換小舟，溯流四日可至，太平〔人呼之為高彝。〕

龍州山崖更奇，崖間有龍蜿蜒如生。思明東換小舟，溯流四日至天龍峒，過山半日即抵上思州。上思昔屬思明，今改流官，屬南寧，有□萬山。其水西流為明江，〔出龍州，〕東流出八尺江。

高平為莫彝，乃莫登庸之後；安南為黎彝，乃黎利之後。

自入新寧至此，石山皆出土巴豆樹、蘇木二種。二樹俱不大。巴豆樹葉色丹映，或隊聚重巒，或孤懸絕壁，丹翠交錯，恍凝霜痕點柴。蘇木山坳平地俱生，葉如決明，英如扁豆，而子長倍之，繞干結癭，點點盤結如乳，乳端列刺如鈎，不可向攏。土人以子種成〔林，收買不至，輒刈用為薪；又擇其多年細乾者，光削之，乳紋旋結，朵朵作胡桃痕，色尤蒼潤。余昔自天台覓萬年藤，一遠僧攜此，云出粵西蠻洞。余疑為古樹奇根，不知即蘇木叢條也。〕

初四日 自馱樸〔取道至太平。〕西南行一里，有石垣東起江岸，西屬於山，是為左州、崇善分界。由垣出，循山溯江南行，三里，越一澗澗，又四里為新鋪，數家之聚。江流從正南來，陸路遂西南轉。四里，復過一澗澗，澗底多石，上有崩橋，曰衝登橋。從此南上，盤陟岡阜三里，復與江遇。其上有營房數家，曰崩勒。又南五里，轉一山嘴，盤其東垂，乃循山南向行，於是回崖聯蹕，上壁甚峻拔，下石甚玲瓏。二里，路南復突一危峰，遂入山夾。盤之而西又一里，轉南二里，登媚娘山。其處峰巒四合，中懸一土阜為脊。越之而南下，東南三里，路側有窞一圓，下墜五六丈，四圍大徑三丈，俱純石環壁。墜空綴磴而下，下底甚平，東北裂一門，透門以入，其內水聲潺潺，路遂昏黑。踐崖捫隙，其下忽深不可測。久之，光漸啟，回見所入處，一石柱細若碧筍，中懸其間，上下連屬，旁有石板平皮，薄若片雲，聲若戛金樹。至其洞，雖不甚宏而奇妙，得之路旁，亦異也。其上有一亭，將就圮。〔自馱樸陸行至太平，輒見岡陀盤旋，四環中墜，深者為井，淺者為田，上下異穴，彼此共窞。蓋他處水皆轉峽出，必有

一泄水門，惟此地明泄澗甚少，水皆從地中透去，竅之直墜者，下陷無底；旁通者，則底平可植五稼。路旁大抵皆是。惟龍井下陷猶有底，故得墜玩焉。〕由此西南出山，又四里，而江自壺關東垂北向而至。溯之復南二里，升陟岡阜又二里，抵壺關。關內舊惟守關第舍四、五間，今有菜齋老和尚建映霞庵於左，又蓋茶亭於後。余以下午抵庵，遂留憩於中。

壺關在太平郡城北一里餘。麗江西自龍州來，抵關之西，折而南，繞城南，東轉而北，復抵關之東，乃東北流去。關之東西，正當水之東處，若壺之項，相距不及一里。屬而垣之，設關於中，為北門鎖鑰。其南江流回曲間，若壺之腹，則郡城倚焉。城中縱橫相距亦各一里，東西南三面俱瀕於江。城中居舍荒落，千戶所門俱以茅蓋。城外惟東北有民店闌闌，餘俱一望荒茅舍而已。

青蓮山在郡城北二里餘，〔重巒北障天半。其支南向，東下者即媚娘嶺，西下為〕碧雲洞。〔洞〕在壺關正西二里，青蓮山南下之支也。〔石峰突兀，洞穿峰半，門東向。先從北麓上三折坂，東向透石隙曰天門，得平台焉。門洞嶼其上。門狹而高，內南轉，空闊深暗，上透山頂，引光一線空濛下。光下有太士龕，北向，中坐像，後有窟深陷，炬燭之沉黑；又一穴南去，不知其底。此下層也。其上層隔窟之南，復辟為門；門前列雙柱，上平度兩盆曰「寶盆」。先出太士像右壁，穿小穴南下窟側，由雙柱中抵寶盆下。透門入，始頗隘；連進門兩重，漸轉東上，則穹然高張，天光下進，一門南向出為通天竅。歷級上，出洞門外，亦有台甚平，下瞰平壑，與東向門無異。由太士像左壁西穿小穴曲折入，兩壁狹轉，下伏為隘門；透門進，忽上盤如覆鐘；凡進四門，連盤而上者，亦四五處，乃出。於太士像左壁稍北，又西穿小穴，漸北轉，則岿然中通，山影平透，裂一門北向，號曰盤龍窟。此洞中勝也。北門外，崖石橫帶山腰，東達天門，西抵一飛崖下，上覆下嵌。崖不甚高，上下俱絕壁，中虛而橫帶者，合平廊復榭，無愧「群峰獻翠」名。北瞰深塢，重巒前拱，較東南二台，又作一觀。由崖東攀石萼西望，峰頂蓮瓣錯落，中有一石，東剝空明，為蔓深石剝，不得攀接。仍從盤龍窟入，出東台，仰眺河南，峰裂岐崖，迴環一峽。乃攀枝援隙上，直歷峽攢合中，復有東向洞，內皆聳石攢空，隙裂淵墜，削不受趾，俯瞰窺其底，石塊投之，聲歷歷不休，下即太士龕中承受墜光處也。至此洞外勝始盡。〕此洞向無其名，萬曆癸丑參戎顧鳳翔開道疊磴，名之曰碧雲，為麗江勝第一。

白雲岩在壺關正東四里，路由郡城東渡江，是為歸龍村峒。

石門塘在壺關外東北半里。老虎岩在壺關內西南半里。銅鼓在郡城內城隍廟，為馬伏波遺物，聲如吼虎，而狀甚異。聞制府各道亦有一二，皆得之地中者。土人甚重之，間有掘得，價易百牛。

初五日 晨餐後，即獨渡歸龍，共四里，西循白雲岩。荒坡草塞，沒頂蒙面，上既不堪眺望，下復有芒草攢入襪褲間，舉足針刺，頃刻不可忍，數步除襪解褲，搜刷淨盡，甫再舉足，復仍前矣。已有一小水自東南峽中出，北瀦岩前，上覆藤蔓，下踴江泥，揭涉甚艱。過溪，抵岩下。〔穹崖高展，下削如屏，色瑩潔逾玉。崖南峭壁半列洞四、五，大小不一，皆向西向。南面一洞較大，下復疊一洞，不甚深昧，而上洞中空外削，望之窈窕，竟不得攀憩。再南半里，有洞甚大，亦向西向，前俱大石交支。從石隙透門入，窪敞可容三百人，內無旁通竅。洞北有小徑，東上山夾，兩旁削石並聳。攀級而登，逾山坳南，亦有窪下陷，木鷲不能窺其矣。其北更聳層峰，西瞰江流城堞，俱在足底。再北直出白雲岩頂，其坳中窪窩雖多，然〕棘藤蒙密，既不得路，復無可詢，往返徘徊，日遂過午，〔終不能下通岩半洞也。此處巖洞特苦道路蕪阻，若能岩外懸梯，或疊磴中竇，其委曲奇勝，當更居碧雲上。〕仍西二里，出歸龍，南湖江岸三里，抵金櫃、將軍兩山之間。〔金櫃瞰江峙，崖洞中空，大容數百人。茅棘溼阨〕，竟金櫃山巖洞不得，三週其北東南三面，又兩越其巔，〔對矚江城，若晰鬚眉於鏡中。東即將軍山，片崖立峰頭迎江，有干城起趨勢。環郡四眺，峰之特聳者此為最。〕下候東關渡舟，已暮不復來，腹餒甚。已望見北有一舟東渡，乃隨江躡石一里，抵其處，其舟亦西還。遷延久之，得一漁舟，渡江而西。見有賣蕉者，不及覓飯，即買蕉數枚啖之。亟趨壺關，山雨忽來，暮色亦至。

初六日 余以歸順、南丹二道未決，趨班氏神廟求籤決之。求籤畢，有儒生數人賽祭祀廟中，余為詢歸順道。一年長者輒欲為余作書，界土司之相識者。余問其姓字，乃滕肯堂也。其中最年少者，為其子滕賓王。居城中千戶所前。余乃期造其家，遂還飯於映霞庵。攜火炬出壺關，西溯江岸，一里抵演武場北，又西一里，探碧雲洞，出入迴環者數四，還抵映霞。見日色甫下午，度滕已歸，仍入城叩其堂。滕君一見傾蓋，即為留酌。其酒頗佳，略似京口，其茶則松蘿之下者，皆此中所無也。坐中滕君為言：「欲從歸順行，須得參戎一馬符方妙。明晨何不同小兒一叩之乎？」余謝不敏。滕曰「無已，作一書可乎？」余領之。期明日以書往，乃別而返壺關。

初七日 雨色霏霏，釀寒殊甚。菜齋師見余衣單，為解袂衣我。始可出而見風。晨餐後，滕君來。既別，余作界參戎書。飯而抵其家，則滕自壺關別後，即下舟與乃郎他棹，將暮未返，雨色復來，余不能待而返壺關。雨少止，西覓老虎岩，墜窪穿莽，終不可得。

初八日 余再抵滕，以參戎書界之。其有名正宸者，合在戶科，為辛未年家。滕復留飯，網魚於池，剖柑於樹，因為罄其生平。且謂余何不暫館於此，則學宮諸友俱有束脩之奉，可為道路資。余復謝不敏。透出壺關，已薄暮矣。有僧自南寧崇善寺來，言靜聞以前月廿八子時回首，是僧親為下火而來。其死離余別時才五日，雲白竟不為置棺，不知所留銀錢並衣篋俱何人乾沒也？為之哀悼，終夜不寐。

初九日 午飯後，再入城候所進參戎書。而滕氏父子猶欲集眾留余館此，故不為即進。其書立為一初貢方姓者拆。書初錄，展轉攜去，久索而後得之。乃復緘之，囑其速進，必不能留此也。

初十日 晨餐後出遊石門。上午抵滕君處，坐甫定，滕賓王持參戎招余東來，余謝之。已參府中軍唐玉屏。以馬牌相界。余為造門投刺，還飯於滕。雨竟不止，是夕遂宿於滕館。

十一日 雨。食息於滕。

十二日 雨。食息於滕。迨暮，雨少止，乃別，抵壺關映霞庵。是夜夜雨彌甚。

十三日 阻雨壺關。

十四日 仍為雨阻。余欲往馱僕招顧行，路泞草濕，故棲遲不前。

十五日 雨如故。有遠僧三人自壺關往馱僕，始得寄字顧行，命其僮夫以行李至郡。

十六日 夜雨彌甚，達旦不休。余引被蒙首而睡，庵僧呼飯乃起。飯後天色條開，日中逗影，余乃散步關前，而顧行至矣。

異方兩地，又已十日，見之躍然。即促站騎覓挑夫，期以十八日行。

十七日 早寒甚，起看天光欲曙未曙，而煥赤騰丹，朦朧隱耀，疑為朝華，復恐雨征，以寒甚，仍引被臥。既而碧天如洗，旭日皎潔，乃起而飯。入別滕君，父子俱出，復歸飯映霞。抵晚入候，適滕君歸，留余少酌，且為作各土州書，計中夜乃完。余別之，返宿庵中。

十八日 味爽入城，取滕所作書。抵北關，站騎已至。余令顧僕與騎俱返候壺關。滕君亦令人送所作書至。余仍入城謝別，返飯於庵。菜齋又以金贈。遂自壺關北行。關外有三歧：東北向馱僕，走左州，乃向時所從來者；西北向盤麻，走龍州，乃碧雲洞游所經者，而茲則取道其中焉。又三里，谷盡，有數家在路左。乃折而西二里，登樓沓峽，兩傍山崖陡絕，夾隘頗逼，雖不甚高，而石骨嶙峋，覺險阻焉。逾隘門少西下，輒有塘一方，匯水當關，數家倚之。西從峽中三里，逾二峽，高倍於樓沓；西下，輒崖方嶄削，夾塢更深。北一里，上大峽，陡絕更倍之。逾坳北下，夾壁俱載雲蔽日。一里，塢窮西轉，其北四山中墜，下窪為不測之淵。又西一里，逾隘門西下，則懸蹬旋轉重崖間，直下山腳，不啻千級也。〔按郡北有蕩平隘，乃青蓮山中裂成峽者。東南自樓沓峽，西北出此，中為峽者凡四重，兩崖重互，水俱穴壑底墜，並無通流隙，真阨塞絕隘也。〕既下，循麓北行，有深窟懸平疇中，下陷如阱，上開線峽，南北橫裂，中跨一石如橋，界而為兩，其南有磴，可循而下，泉流號號，仰睇天光，如蹈甕牖也。北行哇騰間，五里，塢盡山回，復西登一嶺，下蹈重峽。五里出山，山始離立，又多突兀之峰夾。又五里為陵球，有結茅二所，為貰酒炊粥

之肆，是為此站之中道。又西北七里，過土地屯，有村一塢在路左山坡之北。又二里，有小水東自土地屯北嶺峽中來，西南流去。絕流西渡，登隴行，聞水聲衝衝，遙應山谷，以為即所渡之上流也。忽見大溪洶湧於路右，闊比龍江之半，自西北注東南，下流與小溪合併而去，上流則懸壩石而下，若湧雷轟雷焉。共二里，抵四把村，即石壩堰流處也。蓋其江自歸順發源，至安平界，又合養利、恩城之水，盤旋山谷，至此凡徑堰四重，以把截之，故曰「把」，今俗呼為「水壩」云。〔下抵崇善水口綿埠村，入龍江。水口在太平郡西七□里。〕又西轉二里，水之南有層峰秀聳，攢青擁碧，瀕水有小峰孤突，下斜驀而上分歧，怒流橫齧其趾；水之北，則巨峰巍踞，若當天而扼之者。路抵巍峰之東，轉而北循其北麓，共五里，出其西，有村臨江，曰那畔村，為崇善北界。又五里，為叩山村，則太平州屬矣。又西北七里，暮抵太平站。孤依山麓，止環堵三楹，土頹茅落，不蔽風日，食無案，臥無榻，可哂也。先是，挑夫至土地屯即入村換夫，顧奴隨之行；余騎先抵站，暮久而顧奴行李待之不至，心其懸；及更，乃以三人送來，始釋雲霓之望。是夜明月如洗，臥破站中如溜冰壺。五更，風峭寒不可耐，竟以被蒙首而臥。

□九日 曉日明麗，四面碧嶠濯濯，如芙蓉映色。西□里，渡江即為太平州，數千家鱗次倚江西岸。西南有峰，俱峭拔攢立；西北一峰特立州後，下有洞南向，門有巨石中突，騎過其前，不及入探為悵。州中居舍悉茅蓋土牆，惟衙署有瓦而不甚雄。客至，館於管鑰者，傳刺入，即以刺答而饋程焉。是日傳餐館中，遂不及行。

二□日 晨粥於館，復炊飯而後行，已上午矣。西北出土壤隘門，行南北兩山間。其中平疇西達，畝陞鱗鱗，不復似荒茅充塞景象。過特峰洞門之南，三里，過一小石樑，村居相望，與江、浙山鄉無異。又三里，一梁甫過，復過一梁。西岡有銅鐘一覆路左，其質甚巨，相傳重三千餘斤，自交南飛至者。土人不知其年，而形色若新出於型，略無風日剝蝕之痕，可異也。但其紐為四川人鑿去。土人云：「尚有一鐘在梁下水澗中，然亂石磊落，窺之不辯也。」又西北一里，輒見江流自西而東向去。又二里，復有水北流入江，兩石樑跨其上。其水比前較大，皆西南山峰間所湧而出者。又西北五里，復過兩梁，有三水自南來，會而北入於江。此處田禾豐美，皆南山諸流之溥其利也。又二里，則平疇西盡，有兩石峰界南北兩山間，若當關者。穿其中而西，又一里，有小溝南屬於山，是為太平州西界。越此入安平境，復有村在路右岡坡間。又西二里，即為安平州。江水在州之東北，斜驀其前，而東南赴太平州去。又有小水自西而來，環貫州右，北轉而入於江，當即志所稱隴水也。其西南有山壁立，仙洞穹其下，其門北向，高敞明潔，頂平如繡幔，而四旁竇壁玲瓏，楞棧高下。洞後懸壁上坐觀音大士一尊，恍若乘雲攬霧。其下一石中懸，下開兩門，上跨重閣，內復橫拓為洞。從其右入，夾隙東轉，甚狹而深，以暗逼而出。懸石之外，石裂一門，直透東麓；左拾級而上，從東轉，則跨梁飛棧，遂出懸石之巔。其上有石盆一圓，徑尺餘，深四寸，皆石髓所凝，雕鏤不逮。傍有石局、石牀，乃少加斧削者。從西入，則深竇邃峽，已而南轉，則遂昏黑莫辨。然其底頗平，其峽頗逼，摸索而行。久之，忽見其南有光隱隱，益望而前趨，則一門東南透壁而出，門內稍舒直，南復成幽峽。人之漸隘，仍出至少舒處。東南出洞門，門甚隘，門以外則穹壁高懸，南眺平壑，與前洞頓異矣。久之，復從暗中轉出前洞，壁間雜鐫和州即和縣帥李侯詩數首，內惟《鄒灑洙》一首可誦。既乃出洞游州前。其宅較太平州者加整，而民居不及。館乃瓦蓋，頗蔽風雨。然州乃一巨村，井隘門土牆而無之也。

二□一日 晨餐後，上午始得夫，乃往恩城者。蓋恩城在安平東北，由安平西北向下雷，日半可達；而東北向恩城，走龍英，其路須四日抵下雷焉。但安平之西達下雷界，與交夷接壤，今慮其竊掠，用木橫塞道路，故必迂而龍英。由安平東一里，即與江遇。其水自西而東，乃發源歸順、下雷者，即志所稱灑水也。其勢減太平之半。蓋又有養利、恩城之水，與此水勢同，二水合於下流而至太平州，出舊崇善焉。渡江，即有山橫嶂江北岸，乃循山麓東行。五里，路北一峰枝起，如指之峭，其東北崖嶂間，忽高裂而中透，如門之上懸，然峻莫可登也。穿嶂之東峽，遂東北轉，其峽之東復起層峰，與穿嶂對夾而樂北去。有小水界其內，南流入灑江。當峽有村界其中，此村疑為太平州境，非復安平屬矣。村後一里，壘石橫互山峽間，逾門而北，則峽中平疇疊陞，皆恩城境矣。渡小水，溯之東北行五里，〔折而東，東峰少斷處，〕有尖岫中懸，如人坐而東向者。忽見一江自東而西，有石梁甚長而整，下開五蛭，橫路北上，江水透梁即東南搗尖岫峽中。此水即志所稱通利江，由養利而來者，其下流則與灑水合而下太平云。過梁即聚落一塢，是為恩城州。宅門北向，亦頗整，而村無外垣，與安平同。是日止行□五里。日甫午，而州帥趙病臥，卒不得夫，竟坐待焉。其館甚陋，蔬飯亦不堪舉箸也。

二□二日 晨餐後，夫至乃行。仍從州前西越五蛭橋，乃折而循江東向行。五里，山夾愈束，江亦漸小，有石堰阻水，水聲如雷。蓋山峽東盡處，有峰中峙，南北俱有大溪合於中峰之西，其水始大而成江云。又東五里，直抵東峰之北，而北夾之山始盡。乃循北夾東崖，〔渡一小溪，〕溯中峰北畔大溪，北向行夾峽中。二裡，復東轉越小水向東峽，溯北大溪北崖行，漸陟山上躋。一里，始舍溪，北躋嶺坳。其嶺甚峻，石骨嶙峋，利者割趾，光者滑足。共北二里，始逾其巔，是名鼎促，為養利、恩城之界。北下二里，峻益甚，而危崖蔽日，風露不收，石滑土泞，更險於上。既下，有谷一圍，四山密護，中有平疇，惟東面少豁。向之行，余以為水從此出；一里，涉溪而北，則其水乃自東而西者，不識西峰逼簇，從何峽而去也。溪之南有村數家。又東一里，循北山之東崖北向行，又一里，溪從東來，路乃北去。又一里，有石垣橫兩山夾間，不知是何界址。於是東北行山叢間，巒岫歷亂，分合倏忽。二里，出峽，始有大塢，東西橫豁，南北開夾。然中巨流，故禾田與荒隴相半。北向三里，橫度此塢，直抵北崖下，〔若無路可達者；至則東北開一隙，穿入之，峽峰峭合，愈覺宛轉難竟。〕二里，北山既盡，其東山復大開，有村在平疇間，為東通養利大道。乃從小徑北行一里，折而西北行三里，南北兩夾之山，引錐標筍，靡非異境。又北行一里，復開大塢，〔東西互，南北兩界山如南塢，但南塢東西俱有叢岫遙屬，此則前後豁然，不知西去直達何地也。〕乃東北斜徑塢中，共五里，〔至北山東盡處，〕東山益大開，有村在其南，已為龍英屬，其東隔江即養利矣。蓋養利之地，西北至江而止，不及五里也。又循山北行一里，有小石峰駢立大峰之東，路透其間，漸轉而西，〔至是北條始見土山，與南條石山夾成塢。〕又三里，有村北向，曰聳峒，有聳峒站，乃龍英所開，館舍雖陋而管站者頗馴。抵站雖下午，猶未午餐，遂停站中。自登程來，已五日矣，雖行路迂曲，過養利止數里，而所閱山川甚奇，且連日晴爽明麗，即秋春不及也。

二□三日 飯而候夫，上午始至。即橫涉一塢，北向三里，緣土山而登。西北一里，凌其巔。巔坳中皆夾而為田，是名鬻盤嶺。平行其上，又西北半里，始下土山東去。其北塢皆石峰特立，北下頗平，約里許至塢底。於是東北繞石峰東麓而北，二里，復有一土岡橫於前，〔西抵遙峰隙，東則南屬於土山。〕陟岡不甚高，逾其北，即有水淋漓瀉道間，叢木糾藤，上覆下濕，愈下愈深，見前山峰回整轉，田塍盤旋其下，始知橫岡之南，猶在山半也，又北二里，下渡一橋，有水自西南東北去，橫巨木架橋其上。過橋，水東去，路北抵石壁下。一里，忽壁右漸裂一隙，攀隙而登，石骨峻峭是曰大峽。半里，躋其坳，南北石崖駢夾甚峻。西穿其間，又半里始下，乃西墜半里至塢底。其處山叢壁合，草木蒼密，〔州人采木者，皆取給大峽云。〕西半里，轉而東北一里，又西北二里，北望石峰間有澗並峙，一敞一狹，俱南向。路出其西，復透峽而北，皆巨石夾徑，上突兀而下廉利。於是西北共二里，兩涉石坳，俱不甚高，而石俱峭叢，是名翠村嶺。逾嶺北下，山乃南北成界，東西大開，路向東北橫截其間。二里，有石樑跨溪上。其溪自西而東，兩岸石崖深夾，水濺其間，有聲淙淙，而渡橋有石碑，已磨滅無文，拭而讀之，惟見「翠江橋」三字。此處往來者，皆就橋前取水，薪木為炊，為聳峒至龍英中道。過橋，日已昃，而顧奴與擔夫未至，且囊無米，不及為炊。俟顧僕至，令與與夫同餐所攜冷飯，余出菜齋師所貽腐乾啖之，腹遂果然，又東北行一里，北透山隙而入，循峽逾岡，共北三里，出田塢間，復見北有土山橫於前。乃渡而小溪，共三里，抵土山下。循其南麓東北上，一里，逾嶺東而北，遂西北從嶺上行。又三里稍下，既下而復上，共一里，又逾嶺一重，遂互下一里，抵山之陰，則復成東西大塢，而日已西沉矣。於是循塢西行三里，北入山隙中，始有村落。一里，乃北渡一石橋。其水亦自西而東，水勢與橫衝溪相似。橋東北有石峰懸削而起，即志所稱牛角山也，〔極似縉雲鼎湖峰。〕其西北又特立一峰，共為龍英水口山。又西一里，過北西特峰，抵龍英，宿於草館。

龍英在郡城北一百八□里。其西為下雷，東為茗盈、全茗，北為都康、向武，南為恩城、養利，其境頗大。三年前為高平莫彝

所破，人民離散，僅存空廡垣址而已。土官州廡北向，其門樓甚壯麗，二門與廳事亦雄整，不特南、太諸官廡所無，即制府亦無比宏壯。其樓為隆慶丁卯年所建，廳事堂匾為天啟四年布按三司所給。今殘毀之餘，外垣內壁止存遺址，廳後有棺停其中，想即前土官趙政立者。今土官年□八歲，居於廳宅之左，俟殯棺後乃居云中。

初，趙邦定有七子。既沒，長子政立無子，即撫次弟政舉之子繼宗為嗣。而趙政謹者，其大弟也，嘗統狼兵援遼歸，遂萌奪嫡心，爭之不得。政立死，其妻為下雷之妹，政謹私通之，欲以為內援，而諸土州俱不服。政謹乃料莫彝三人其州，下雷亦陰助之，其妹遂挈州印並資蓄走下雷，而莫彝結營州宅，州中無子遺焉。後莫彝去，政謹遂顯州境。當道移文索印下雷，因貽政謹出領州事。政謹乃抵南寧，遂執而正其辟，以印予前政立所撫子繼宗，即今□八歲者，故瘡痍未復云。

莫彝之破龍英，在三年前；其破歸順，則數年前事也。今又因歸順與田州爭鎮安，復有所祖而來，數日前自下雷北入鎮安，結巢其地。余至龍英，道路方洶洶然，不聞其抄掠也。

初，莫彝為黎彝所促，以千金投歸順，歸順受而庇之，因通其妻焉。後英酋歸，含怨於中，鎮安因而糾之，遂攻破歸順，盡擄其官印、族屬而去。後當道當權者知事出鎮安，坐責其取印取官於莫。鎮安不得已，以千金往贖土官之弟並印還當道。既以塞當道之責，且可以取償其弟，而土官之存亡則不可知矣。後其弟署州事，其地猶半踞於莫彝，歲入征利不休。州有土日黃達者，忠勇直前，聚眾拒莫，莫亦畏避，令得生聚焉。

鎮安與歸順，近族也，面世仇。前既糾莫彝破歸順，虜其主以去，及為當道燭其奸，復贖其弟以塞責，可謂得計矣。未幾，身死無後，應歸順繼嗣，而田州以同姓爭之。歸順度力不及田，故又乞援於莫。莫向歸順順地未吐，今且以此為功，遂驅大兵象陣，入營鎮安。是歸順時以己地獻莫，而取償鎮安也。莫彝過下雷在月之中，今其事未定，不知當道作何處置也。

莫彝惟鳥銃甚利，每人挾一枚，發無不中，而器械則無幾焉。初，莫彝為黎彝所蹙，朝廷為封黎存莫之說，黎猶未服，當道諭之曰：「昔莫遵朝命，以一馬江棲黎，黎獨不可以高平棲莫乎？」黎乃語塞，莫得以存，今乃橫行。中國諸土司不畏國憲，而取重外彝，漸其可畏乎？

二□四日 候夫龍英。

糾彝有辟，土司世絕，皆有當憲。今龍英、鎮安正當乘此機會，如昔時太平立郡故事，疆理其地。乃當事者懼開邊釁，且利仍襲之例，第曰：「此土司交爭，與中國無與。」不知莫彝助歸順得鎮安，即近取歸順之地。是莫彝與歸順俱有所取，而朝廷之邊陲則陰有所失。其失鎮安而不取，猶曰仍歸土司，其失歸順賂莫之地，則南折於彝而不覺者也。此邊陲一大利害，而人從知之！

二□五日 候夫龍英。州治北向前數里外，有土山環繞，內有一小石峰如筆架，乃州之案山也。其前即平疇一塢，自西而東，中有大溪橫於前，為州之帶水。〔即東入養利州，為通利江源，下太平州合邏水者也。〕水之東有山當塢而立，即飄巖山也。為州之水口山，特聳州東，甚峭拔，〔即前牛角山西北特立峰也。〕其東崩崖之上，有岩東南向，高倚層雲，下臨絕壁，望之岿然。余聞此州被寇時，州人俱避懸崖，交人環守其下，終不能上，心知即為此岩。但仰望路絕，非得百丈梯不可，乃怏怏去。循東南大路，有數家在焉。詢之，曰：「此飄岩也，又謂之山岩。幾番交寇，賴此得存。」問：「其中大幾何？」曰：「此州遺黎，皆其所容。」問：「無水奈何？」曰：「中有小穴，蛇透而入，有水可供數□人。」問：「今有路可登乎？」或曰：「可。」或曰：「難之。」因拉一人導至其下，攀登崖間，輒有竹梯層層懸綴，或空倚飛崖，或斜插石隙，宛轉而上。長短不一，凡□四層而抵岩口。其兩旁俱危壁下嵌，惟岩口之下，崩崖翻痕，故梯得宛轉依之。岩口上覆甚出，多有橫木架板，度虛分竇，以為蜂房燕壘者。由中竇入，其門甚隘，已而漸高，其中懸石拱把，翠碧如玉柱樹之，其聲鏗然。旁又有兩柱，上垂下挺，中斷不接，而相對如天平之針焉。柱邊亦有分藩界榻，蓋皆土人為趨避計者也。由柱左北入，其穴漸暗，既得透光一縷，土人復編竹斷其隘處。披而窺之，其光亦自東入，下亦有編竹架木，知有別竇可入。復出，而由柱右東透低竅，其門亦隘，與中竇並列為兩。西入暗隘，其中復穹然，暗中摸索，亦不甚深。仍山中竇出外岩，其左懸石中有架木度板，若飛閣中懸者，其中筍籠之屬尚遍置焉。又北牀一木，透石隙間，復開一洞西入，其門亦東向，中有石片豎起如碑狀。其高三尺，闊尺五，厚二寸，兩面平削，如磨礪而成者，豈亦泰山天宇之遺碑？但大小異制。平其內，復逾隘而稍寬。盡處乳柱懸楞，細若柯節。其右有竇潛通中竇之後，即土人編竹斷隘處也；其左稍下，有穴空懸，土人以芭覆之。窺其下，亦有竹編木架之屬，第不知入自何所。仍度架木飛閣，歷梯以下。下三梯，梯左懸崖間，復見一梯，亟援之上，遂循崖端橫度而北，其狹徑尺，而長三丈餘，土人橫木為欄，就柯為援，始得無恐。崖窮又開一洞，其門亦東向。前有一石，自門左下垂數丈，真若垂天之翼。其端復懸一小石，長三尺，圓徑尺，極似雁宕之龍鼻水，但時當冬涸，端無滴瀝耳。其中高敞，不似中竇之低其口而暗其腹。後壁有石中懸，復環一隙，更覺宛轉，土人架木橫芭於其內，即上層懸穴所窺之處也。徘徊各洞既久，乃復歷□一梯而下，則岩下仰而伺者數□人，皆慰勞登岩勞苦，且曰：「余輩遺黎，皆藉此岩再免交人之難。但止能存身，而室廬不能免焉。」余觀此洞洵懸絕，而以此為長城，似非保土者萬全之策。況所云水穴，當茲冬月，必無餘滴。余遍覓之不得，使坐困日久，能無涸轍之慮乎？余謂土人：「守險出奇，當以並力創御為上著；若僅僅避此，乃計之下也。」其人「唯、唯」謝去。〔是洞高張路旁，遠近見之，惟州治相背，反不得見。余西遊所登岩，險峻當以此岩冠。貴溪仙岩，雖懸空瞰溪，然其上窄甚，不及此岩崆峒，而得水則仙岩為勝。〕余返飯於館，館人才取牌聚夫，復不成行。

二□六日 晨餐後，得兩肩輿，由州治前西行。半里，有小水自州後山腋出，北注大溪，涉之。又西半里，大溪亦自西南山谷來，復涉之。遂溯溪四行一里，於是石山復攢繞成峽，又一小水自南來入。仍溯大溪，屢左右涉，七里，逾一岡。岡南阻溪，北傍峭崖，疊石為壘，設隘門焉。過此則溪南始見土山，與西北石山夾持而西。四里，乃涉溪南登土嶺，一里，躋其上。又西南下一里，旋轉而東南一里，復轉西南，仍入石山攢合中。一里，山回塢辟，畦睦彌望，數□家倚南山，是曰東村。乃西南行田塢間，三里，遂西過石峽。所躋不多，但石骨嶙峋，兩崖駢合，共一里，連陟二石脊，始下。上少下多，共一里，仍穿石山塢中，至是有小水皆南流矣。東村之水已向南流，似猶仍北轉入州西大溪者。自二石脊西，其水俱南入安平西江，所云邏水矣。山脈自此脊南去，攢峰突愕，糾叢甚固，東南盡於安平東北通利、邏水二江合處。由安平西北抵下雷，止二日程；由安平東北自龍英抵下雷，且四日程，〔凡迂數百里，〕皆以此支峴叢沓，故迂曲至此也。及西南四里，飯於驛村。四山回合，中有茅巢三架。登巢而炊，食畢已下午矣。西行一里，復登山峽、陟石磴半里，平行峽中半里，始直墜峽而下。上少下多，共一（缺）磴道與澗水爭石。下抵塢中，又西南一里，復與土山值。遂西向循土山而上，已轉西南，共二里，逾山之岡。其東南隔塢皆石峰攢合，如翠浪萬疊；其西北則土山高擁，有石峰踞其頂焉。循石頂之西崖北向稍下，復上土山之後重，共一裡，隨土山之南平行嶺半。又西南一里，遂逾嶺上而越其北。於是西北行土山峽中，其東北皆土山高盤紆合，而西南隙中復見石峰聳削焉。一里，復轉西南，下至峽底，其水皆自北山流向西南去，此邏水之上流也。過水，有岐北上山岡，其內為三家村。時日色已暮，村人自岡頭望見，俱來助輿夫而代之。又西南一里，直抵所望石峰下，涉一小溪上嶺，得郎頭之巢，是為安村，為炊飯煮蛋以供焉。是日行三□餘里，山路長而艱也。

連日晴朗殊甚，日中可夾衫，而五更寒威徹骨，不減吾地，始知冬、夏寒暑之候，南北不分，而兩廣之燠，皆以近日故也。試觀一雨即寒，深夜即寒，豈非以無日耶？其非關地氣可知。

余鄉食冬瓜，每不解其命名之意，謂瓜皆夏熟而獨以「冬」稱，何也？至此地而食者、收者，皆以為時物，始知余地之種，當從此去，故仍其名耳。

二□七日 味爽，飯而行。仍東下嶺，由溪西循嶺北塢西行。其處舊墜盤旋山谷，甚富，而村落散倚崖塢間，為龍英西界沃壤。一里，路北皆土嶺，塢南多石峰。循土嶺南麓漸上一里，逾土嶺之西隅，嶺旁即有石峰三四夾嶺而起，路出其間。轉北半里，復西下半里，於是四顧俱土山盤繞矣。西涉小澗一里，又西登一岡，有數茅龕在岡頭，想汛守時所棲者。又盤旋西南下一里，涉一澗，其水自北而南。逾澗西行，漸循路北土山西上，二里，逾嶺而北，循路西土山西北行山半，一里，逾支嶺北下過，逾澗，即前

所涉之上流，西自土山涯半來，夾塢田陞高下皆藉之。登潤北岡，見三四家西倚土山，已為下雷屬矣。一里，西北登嶺，半里，攀其巔。又西向平行半里，逾其北，始遙見東北千峰萬岫，攢簇無餘隙，而土峰近夾，水始西向流矣。於是稍下，循路南土峰西向連逾二嶺，共一里，望見西南石峰甚薄，北向橫插如屏，而路則平行土山之上。又西二里，有路自東北來合者，為英村之道。其道甚辟，合之遂循路西土山南向行。一里，又逾一土嶺，直轉橫插石峰之西。復循路西土山之南，折而西，始西向直下一里，又迤邐坦下者一里，始及西塢，則復穿石山間矣。又西北平行一里，始有村落。又西北一里，則大溪自北而南，架橋其上，溪之西即下雷矣。入東隘門，出北隘門，抵行館而解裝焉。是日行約□八里。

下雷州治在大溪西岸，即安平西江之上流，所云邏水也。

其源發於歸順西北，自胡潤寨而來，經州治南流而下。州南三□里，州北三□里，皆與高平接界。州治西大山外，向亦本州地，為莫彝所踞已□餘年；西之為界者，今止一山，〔州衙即倚之，〕其外皆莫彝境矣。

州宅東向，後倚大山即與莫彝為界者。壘亂石為州垣，甚低，州治前民居被焚，今方結廬，（缺）內間有以瓦覆者。

其地南連安平，北抵胡潤寨，東為龍英，西界交趾。

時交趾以□八日過胡潤寨，抵鎮安，結營其間。據州人言：「乃田州糾來以脅鎮安者，非歸順也。」蓋鎮安人欲以歸順第三弟為嗣，而田州爭之，故糾莫彝以脅之。

歸順第二弟即鎮安贖以任本州者。

其第三弟初亦欲爭立，本州有土目李園助之，後不得立。李園為州人所捕，竄棲高平界，出入胡潤、鵝槽隘抄掠，行道苦之。

二□八日 陰霾四塞。中夜余夢牆傾覆身，心惡之。且聞歸順以南有莫彝之入寇，歸順以北有歸朝之中阻，意欲返轅，惶惑未定焉。歸朝在富州、歸順之間，與二州為難，時掠行人，道路為梗。考之《一統志》無其名。或曰：「乃富州之舊主，富州本其頭目，後得沾朝命，歸朝無由得達，反受轄焉，故互相齟齬。」未知然否？下雷北隘門第二重上，有聳石一圓，高五丈，無所附麗，孤懸江湄。疊石累級而上，頂大丈五，平整如台，結一亭奉觀音大士像於中，下瞰澄流，旁攬攢翠，有南海張運題詩，莆田吳文光作記，字翰俱佳。余以前途艱阻，求大士決簽為行止，而無從得籤詩。叨筮先與約，若通達無難，三笑俱陽、聖而無陰；有小阻而無性命之憂，三筮中以一陰為兆；有大害不可前，以二陰為兆。初得一陰並聖、陽各一。又請決，得一聖二陽焉。歸館，使顧僕再以前約往懇，初得聖、陽、陰，又微得聖一，陽與先所祈者大約相同，似有中阻，不識可免大難否？

上午，霧開日霽，候夫與飯俱不得。久之得飯，散步州前，登門樓，有鐘焉，乃萬曆□九年辛卯土官許應珪所鑄者。考其文曰：「下雷乃宋、元古州，國初為峽府。匿印不繳，未蒙欽賜，淪於土峒者二百年。應珪之父宗蔭奉檄征討，屢建厥勳，應珪乃上疏復請立為州治。」始知此州關於萬曆間，宜《一統志》不載也。州南城外即崇峰攢立，一路西南轉山峽，即三□里接高平界者；東南轉山峽，即隨水下安平者，為□九峽故道。今安平慮通交彝，俱倒樹塞斷。此州隸南寧，其道必東出龍英抵欽牒焉。若東北走田州，則迂而艱矣。是日為州墟期，始見有被發之民。訊交彝往鎮安消息，猶無動靜。蓋其為田州爭鎮安，以子女馬幣賂而至者，其言是的。先是，鎮安與歸順王達合而拒田州，田州傷者數□人，故賂交彝至，而彝亦狡甚，止結營鎮安，索餉受饋，坐觀兩家成敗，以收漁人之利，故不即動云。

夫至起行，已近午矣。出北隘門，循石山東麓溯溪西北行。四里，跌左石山忽斷，與北面土山亦相對成峽，西去甚深。有小水自峽中出，橫堤峽口，內匯為塘，浸兩崖間，餘波（缺）出注於大溪。逾堤西轉，路始舍大溪。已復北轉，逾北面土山之西腋，復見溪自西北來，路亦西北溯之。已北逕大峽，共四里，有木橋橫跨大溪上，遂渡溪北，復溯大溪左岸，依北界石山行。回望溪之西南始有土山，與溪北石山相對成大峽焉。東北石山中，屢有水從山峽流出，西注大溪，路屢涉之。共西北五里，東北界石山下，亦有土山盤突而西，與西南界土山相湊合，大峽遂窮。大溪亦曲而西南來，路始舍溪西北逾土山峽，於是升陟俱土山間矣。又三里，西下土山，復望見大溪從西北來。循土山西麓漸轉西行，二里，直抵大溪上。北岸土山中，復有一小水南注於溪。涉溪升阜，復溯大溪西北行，三里，抵胡潤寨。其地西南有大峽與交趾通界，〔抵高平府可三日程；〕西北有長峽，入□五里，兩峰湊合處為鵝槽隘；正西大山之陰即歸順地，〔日半至其州；〕直北鵝槽嶺之北為鎮安地，〔至其府亦兩日半程，〕而鵝槽隘則歸順之東境也；東北重山之內，為上英峒，又東北為向武地。是日下午抵胡潤，聞交彝猶陸續行道上，館人戒弗行。余恐妖夢是踐，遂決意返轅，〔東北取向武州道。〕

二□九日 早霧頗重，旋明，霧甚。候夫不至，余散步寨前後，始見大溪之水，一西北自鵝槽隘來者，發源歸順南境。經寨前南下下雷；一北自寨後土山峽中來者，發源鎮安南境，抵寨後匯而分二口：一由寨宅北瀉石堰，西墜前溪；一由寨宅東環繞其後，南流與前溪合。蓋寨宅乃溪中一磧，前橫歸順之溪，後則鎮安之水分夾其左右，於是合而其流始大，〔即志所謂邏水，為〕左江西北之源，與龍州、高平之水合於舊崇善縣之馱綿埠者也。

胡潤寨有巡檢，其魁岑姓，亦曰土官，與下雷俱隸南寧府，為左江屬；過鵝槽隘為（缺）即右江屬。而右江諸土司如田州、歸順、鎮安又俱隸思恩府。是下雷、胡潤雖屬南寧，而東隔太平府龍英、養利之地，北隔思恩府鎮安、田州之境，其界迥不相接者也。

左、右二江之分，以鵝槽嶺為界，其水始分為南北流。蓋山脊西北自富州來，逕歸順、鎮安而東過都康。過龍英之天燈墟，分支南下者為青蓮山，而南結為壺關太平府；由龍英之天燈墟直東而去者，盡於合江鎮，則左、右二江合處矣。

田州與歸順爭鎮安，既借交彝為重；而雲南之歸朝與富州爭，復來糾助之。是諸土司只知有莫彝，而不知為有中國矣。

三□日 早寒甚。初霧旋霽，而夫終不來。蓋此處鋪司奸甚，惟恐余往歸順，屢以安南彝人滿道恐嚇余。其土官岑姓，乃寨主也，以切近交彝，亦惟知有彝，不知有中國。彝人過，輒厚款之，視中國漠如也。交彝亦厚庇此寨，不與為難云。余為館人所惑，且恐妖夢是踐，是早為三闖請於天：一從歸順，一返下雷，一趨向武。虔告於天而捨決之，得向武者。

下午夫至，止八名。及各夫又不齎蔬米，心知其為短夫，然無可再待理，姑就之行。從寨宅溯北來溪而上，半里，渡溪中土岡而行，於是溪分為兩而復合。取道於中又半里，渡其西夾岡者，回顧溪身自土山東峽來，而路出土山西峽上。二里，其峽窮，遂逾山陟坳。一里，復東下而與大溪遇，乃溯溪北岸東北行。二里，有石山突溪北岸，其上藤樹蒙密，其下路瀝江潭，仰顧南北，俱土山高爽，而北山之巔，時露峭骨，而復突此石山當道，峻嶒欹側，行路甚難。然兩旁俱芟樹披茅，開道頗闊，始知此即胡潤走鎮安之道，正交彝經此所開也。余欲避交彝不往歸順，而反趨其所由之道，始恨為館人所賣云。循石山而東北一里，見一老人采薪路旁，輿人與之語，遂同行而前。半里，有樹斜偃溪兩岸，架橋因其杪，而渡溪之南，是為南隴村。有數家在溪南，輿夫輿人老人家，遂辭出。余欲強留之，老人曰：「余村自當前送，但今日晚，請少憩以俟明晨，彼夫不必留也。」余無可奈何，聽其去。時日色尚可行數里，而余從老人言，遂登其巢。老人煮蛋獻漿。余問其年，已九□矣。問其子幾人，曰：「共七子。前四者俱已沒，惟存後三者」其七子之母，即炊火熱漿之嫗，與老人齊眉者也。荒徼絕域，有此人瑞，奇矣，奇矣！一村人語俱不能辨，惟此老能作漢語，亦下披髮跣足，並不食煙與檳榔，且不知太平、南寧諸流官地也。老人言：「□六日交彝從此過，自羅洞往鎮安，余走避山上，彼亦一無所動而去。」

□一月初一日 早霧，而日出麗甚。自南隴東北行，一里，渡溪北岸。溯溪上二里，見其溪自東南山峽轟墜而下。蓋兩峽口有巨石橫互如堰，高數□丈，闊□餘丈，轟雷傾雪之勢，極其偉壯，西南來從未之見也。水由此下墜成溪西南去，路復由嶺北山塢溯小水東北上。一里，塢窮，遂逾嶺而上。一里，抵嶺頭，遇交彝□餘人，半執線槍，半肩鳥銃，身帶藤帽而不戴，披髮跣足，而肩無餘物。見余與相顧而過。輿人與之語，雲已打鎮安而歸，似亦誑語。又行嶺上半里，復遇交彝六七人，所執如前，不知大隊尚在何所也。從此下嶺半里，復與溪遇，溯之而東又半里，溪自南來，路出東坳下，見一疇一塢，隨之東北行。一里，有橋跨大溪

上，其溪北自石山腋中來，西南經此塢中，乃南轉循山而北，出東坳之西。由橋之北溯溪北人，即鎮安道，交彝所由也，渡橋南，循溪東北渡東來小溪北，為羅峒村；由小溪南循山東入，為向武道；又從東南山隙去，為上英、〔都康州〕道。渡橋共半里，換夫於羅峒村。村倚塢北石山下。石峰之西，即鎮安道所入；石峰之東，即向武道所逾，始得與交彝異道云。待夫久之，村氓獻蛋醴。仍南渡東來小溪，循石山嘴轉其南峽東向上，一里半，登隴上，於是復見四面石山攢合，而山脊中復見有下墜之窪。又一里半，盤隴而入，得數家焉，曰湧村。復換夫東行塢中，逾一小水，即羅峒小溪東來之上流。二里，乃東北上嶺。其嶺頗峻，一里抵其坳，一里逾其巔。左右石崖刺天，峭削之極，而嶺道亦崎嶇蒙翳，不似向來一帶寬辟矣。逾嶺，從嶺上循東南石崖，平行其陰，又沿崖升陟者三里，渡一脊。脊東復起一崖，仍循之半里，乃東南下壑中，一里，抵其麓。於是東北行田隴間，又里許，環壑中村聚頗盛，是曰下峴，其水似從東南山峽去。乃飯而換夫，日將晡矣。又東北上土山夾中，已漸北轉，共二里，宿於上峴，而胡潤之境抵是始盡。

初二日 早無霧，而日麗甚。晨餐甚早，村氓以雞為黍。由上峴村北入山夾中，一里，登嶺而上，其右多石峰，其左乃土脊。半里，逾脊北下，即多流溪水，陸路旁有流汨汨，反自外陸奔注山麓穴中。平下半里，又北行田隴間者一里，有村在路右峰下，是為南麓村。換夫北行二里，路右石峰之夾，路左土壠之上，俱有村落。一小水溪界其間，有水如發，反逆流而南。蓋自度脊，東石、西土，山俱不斷，此流反自外人，想潛墜地中者。候夫流畔久之，然腹痛如割。夫至，輿之行，頃刻難忍，不辨天高地也。北行三里，有村在路左山下，復換夫行。於是石山複離立環繞，夾中陂陀高下，俱草茅充塞，無復舊陸。東北八里，腹痛稍瘥，有村在路左右崖之內，呼而換夫。其處山夾向東北下，而路乃西北逾石坳。始上甚峻嶒，半里，逾石山而上，其內皆土山。又上半里，即西北行土山夾中一里，又平下者一里，循北塢而去一里，見小溪自西塢中來。路涉溪左又北半里，舍溪，又西向折入土山峽半里，是為坪瀨村。時顧僕以候夫後，余乃候炊村巢。顧僕至，適飯熟，余腹痛已止，村氓以溪鯽為餉，為強啖飯一孟。飯後夫至，少二名，以婦人代擔。復從村後西逾一坳，共一里，轉出後塢，乃東向行。止塢，轉而北，共一里，則前溪自南而來，復與之遇。循溪左北行□里，又轉而西向入山峽半里，有村曰六月。候夫甚久，以二婦人代輿。仍從北山之半東向出峽，半里，乃逾嶺北下，共一里，復從田隴東北行。已復與南來溪遇，仍溯其西北一里，有石峰峭甚，兀立溪東，數□家倚峰臨溪。溪之西，田畦環繞，辟而成塢，是曰飄峒，以石峰飄渺而言耶？換夫，北陟嶺半里，轉而西入山峽，一里而下。又西北一里半，有草茅數楹在西塢，寂無居人，是曰上控。前冬為鎮安叛寇王歪劫掠，一村俱空，無敢居者。於是又北半裡，折而東南入石山之夾，又半里，有上控居人移棲於此。復換之行，已暮矣。透峽東南向石山下，共一里，是曰陳峒。峒甚辟，居民甚眾，暗中聞聲，爭出而負輿。又東一里，路北石山甚峭，其下有村，復聞聲出換。又東一里，峭峰夾而成門，路出其中，是曰那峴，嶽崎殊甚。山峽，宿於那峴村。是日共行三□五里，以屢停候夫也。

初三日 天有陰雲而無雨。村夫昧爽即候行，而村小夫少，半以童子代輿，不及飯，遂行，以為去州近也。東行半里，當前有〔石〕山巍聳。大溪自南峽中透出，經巍峰西麓，抵其北，折而搗巍峰北峽中東向去。路自西來，亦抵巍峰西麓，渡溪堰，循麓沿流，亦北折隨峰東入北峽中。蓋巍峰與溪北之峰峭逼成峽，溪搗其中，勢甚險阻。巍峰東瞰溪西，壁立倒插，其西北隅倚崖阻水，止容一人攀隘東入，因而置柵為關，即北岸寨也。若山海之東扼，潼關之西懸，皆水沖山截，但大小異觀耳，而深峭則尤甚焉。去冬，交彝攻之不能克而去。入隘門，其山中凹而南，再東復突而臨水。中凹處可容數百人，因結為寨，有大頭目守云。過寨東，又南向循崖，再出隘門南下。自渡溪入隘來，至此又半里矣。於是東向行山塢間，南北方山排闥成塢，中有平疇，東向宛轉而去，大溪亦貫其中，曲折東行，南北兩山麓時時有村落倚之。而那峴夫又不同前屢換，村小而路長，豈此處皆因附郭守險，不與鄉村同例，一貴之□里之鋪者耶？東北行平疇間，兩涉大溪，隨溪之西共東北五里，循路右山崖南轉，始與溪別。一里，乃換夫於路右村中，已望向武矣。稅駕於向武鋪司。此州直隸於省，而轄於右江，供應不給，刁頑殊其。向武州官黃紹倫，加銜參將，其宅北向，後倚重峰，大溪在其北山峽中，志謂：「枯榕在州南。」非也。夜半，兩作。

初四日 候夫司中，雨霏霏竟日。賦投黃詩，往叩中軍胡、謝。

初五日 寒甚，上午少霽。夫至，止六名。有周兵全者，土人之用事者也，見余詩輒攜入，且諭夫去，止余少留。下午，黃以啟書札送蔬米酒肉。抵暮，又和余詩，以啟來授。

初六日 凌晨起，天色已霽。飯後，周、復以翰至，留少停；余辭以夫至即行。既而夫亦不至。乃北向半里，覓大溪。隨其支流而東，一峰圓起如獨秀，有洞三層，西向而峙。下洞深五丈，而無支竅，然軒爽殊甚。而內外俱不能上通，仰睇中上二層飄渺，非置危梯，無由而達。已出洞，環其北東二麓，復半里矣。共一里，還抵寓。適夫至，欲行。周文韜來坐留，復促其幕賓梁文煥往攜程儀至。乃作東謝黃，裝行李，呼夫速去。及飯畢，而夫哄然散，無一人矣。蓋余呼其去，乃促其起程，而彼誤以為姑散去也。飯後，令顧僕往催其家，俱已入山采薪，更訂期明早焉。余乃散步四山，薄暮返鋪司，忽一人至，執禮甚恭，則黃君令來留駕者，其意甚篤摯。余辭以名山念切，必不能留，托其婉辭。已而謝、胡各造謁，俱以主人來留，而前使又往返再三。已而周文韜復同大頭目韋守老者來謁，傳諭諄諄，余俱力辭云。既暮，黃君復以酒米蔬肉至，又以手書懸留，俟疾起一晤，辭禮甚恭。余不能決而臥。

初七日 早寒徹骨，即余地禁寒不是過也。甫曉，黃君又致雞肉酒米。余乃起作東答之，許為暫留數日。是日明霽尤甚，而州前復墟，余乃以所致生雞■僧代養，買蕉煮肉，酌酒而醉。

初八日 上午，周文韜復以黃君手柬至，饋青蚨為萬中資，且請下午候見。蓋土司俱以夜代日，下午始起櫛沐耳。下午，文韜復來引見於後堂，執禮頗恭，恨相見晚。其年長余三歲，為五□五矣。初致留悃，余以參禮名山苦辭之。既曰：「余知君高尚，即君相不能牢籠，豈棘棘敢棲鸞鳳？惟是路多艱阻，慮難即前。適有歸順使人來，余當以書前導，且移書歸朝，庶或可達。」而胡潤及其婿，亦許為發書。遂訂遲一日與歸順使同行。乃佈局手談下圍棋，各一勝負。余因以囊中所存石齋翁石刻並進持翁手書示之，彼引余瞻欽錫獎額，時額新裝，懸於高楣，以重席襲護，悉命除去，然後得見。久之返寓，日將晡矣。文韜又以黃東來謝顧。

初九日 待使向武。是日陰雲四布，欲往百感岩，以僧出不果。此地有三岩：當前者曰飄瑯岩，即北面圓峰，累洞三層；在上流者曰白岩寨，在治西數時，即來時臨流置隘門處；在下流者曰百感岩，在治東北數里，枯榕江從此入。此三岩黃將欲窮之，訂余同行，余不能待也。

問晤胡中軍尚並歸順使者劉光漢，為余言：「昔鎮安壤地甚廣，共□三峒。今歸順、下雷各開立州治，而胡潤亦立寨隸南寧。胡潤之東有上英峒，尚屬鎮安，而舊鎮安之屬歸順者，今已為交彝所踞，其地遂四分五裂；然所存猶不小。昔年土官岑繼祥沒，有子岑日壽存賓州，當道不即迎入，遂客死，嗣絕。其由鎮安而分者，惟歸順為近，而胡潤次之。田州、泗城同姓不同宗，各恃強垂涎，甚至假發交彝，則田州其甚者也。」又言：「自歸順抵廣南，南經富州，北經歸朝。歸朝土官姓沈名明通，與叔構兵，既多擾攘，又富州乃其頭目。今富州土官李寶之先所轄皆儼儼，居高山峻嶺之上，李能輯撫，得其歡心，其力遂強，齟齬其主，國初竟得竊受州印，而主沈反受轄焉。故至今兩家交攻不已，各借交彝泄憤，道路為阻云。」

周文韜名尚武，本歸順人，為余言：「初，高平莫敬寬為黎氏所攻，挈妻子走歸順，州官岑大倫納之。後黎兵逼歸順，敬寬復走歸朝，而妻子留歸順，為黎逼索不已，竟界黎去，故敬寬恨之。及返高平，漸獲生聚，而鎮安復從中為構，遂以兵圍歸順。自丙寅□二月臨城圍，丁卯三月城破，竟擄大倫以去。鎮安復取歸殺之。」初，圍城急，州人以文韜讀書好義，斂金千兩，馬四□匹，段五□端，令隨數人馳獻交彝，說其退師。交人狡甚，少退，受金，輒乘不備，複合圍焉，城幾為破。既抵城下，盡殺隨行者，每晨以周懸竿上試銃恐之，逼之令降。懸數日，其老母自城上望之，乃縋城出。母抱竿而哭於下，子抱竿而哭於上，交人義之，為解懸索贖。母曰：「兒去或可得銀，余老嫗何從辦之？」初釋周行，不數步復置之。曰：「此老嫗，寧足為質者！必留子釋母以取

金。」既而有識者曰：「觀其母子至情，必非忍其母者。」乃仍釋周入城，以百二□金贖母歸。及城破，復一家悉縛去，編為奴者數月，母遂死其境。後防者懈，得挈家而遁。晝伏夜行，經月走荒山中，得還歸順，妻子不失一人。即與歸順遺目二人同走當道，乞復其主。又遍乞鄰邦共為援助，乃得立大倫子繼綱延其嗣。而向武愛其義勇，留為頭目，乃家向武。

鎮安岑繼祥，乃歸順岑大倫之叔，前構交彝破歸順，又取歸殺之。未幾，身死無嗣。應歸順第二子繼常立，本州頭目皆向之。而田州、泗城交從旁爭奪，遂構借外彝，兩州百姓肝腦塗地。雖爭勢未定，而天道好還如此。

初□日 天色明麗。未日則寒甚，日出則回和。先晚晤歸順使，言歸朝、富州路俱艱阻，而交彝尤不可測，勸余無從此道。余惑之，復闕於佛前，仍得南丹、獨山為吉。既午，周文韜傳黃君命，言：「不從歸順、歸朝，可另作田州、泗城書，覓道而去。」余素不順田州，文韜亦言此二州俱非可假道者，遂決意從東。是日此地復墟，以黃君所賜宋錢，選各朝者俱存其一，以其餘市布為裹足，市魚肉為蔬，又得何首烏之大者一枚。抵暮，黃君以綿衣、唐巾、紬裙為賜。

□一日 天色明麗，曉寒午暖。覓帖作啟謝黃君，而帖不可得。當戶居民有被焚者，遠近俱升屋驅飛燄，攜囊遠置曠野中。蓋向武無土城，而官民俱茅舍，惟州宅廳事及後堂用瓦，故火易延蕪云。下午，以短折復黃。

□二日 天色明麗，曉寒午暖。獨再往瑯山尋岩，西面仰望，不得上而還。有洞甚奇奧，俱有石丸、荔盆。

□三日 同韋守老聯騎往百感岩。先逕瑯山東，回望見東面懸梯，乃新縛以升岩者。出百感岩，度橫棧，未下梯，有岐東循崖。有岩在百感東，晚不及上。

□四日 韋守老再約游瑯岩。余早飯，即先行，〔出州城北半里，覓大溪，溪即枯榕江，隨其支流而東遊瑯岩。〕游畢，韋未至，余再往百感，游東上岩。復從百感大岩內，暗中穿洞北，下百感村。矮僧淨虛以酒來迎，遂溯水觀水岩。外水深不得入，約明日縛筏以進。遂一里，東北渡橋，由百感外村東南逾嶺，二里，南出東來大路。西一里，入隘門，〔過紅石崖下，其北石山有洞南向，甚崆峒。〕西行行月下，共五里，還鋪舍。

□五日 早起，曉寒午暖，晴麗尤甚。飯後仍往百感。過瑯岩不上，東渡南曲小溪，循東流，有岩在路北，其下則東分中流所入穴。聞矮僧來言：「村氓未得州命，不敢縛筏。」阻余轉。乃仍至瑯岩東北，觀枯榕水、三分水。北為龍行村。由其西南渡溪北，越村東，隨所分北溪東入山隘。東北共五里，其水東向搗入山穴。穴崖上有洞，門俱西向，中甚暖，有白丹丸。還鋪，復入見黃君手談。入夜，出小荔盆、石丸四，俱天成。

□六日 黃君命人送游水岩。

□七日 黃君以鐮送。

□八日 天色明麗，待夫，上午始行。周文韜、梁心谷與茂林師遠送，訂後期而別。東過紅石崖下。其北石山有洞南向，甚崆峒，惜不及登，〔直東即出東隘，可五□里至舊州，又三□里為刁村，又三□里為土上林縣。余從鎮遠道，乃〕從此南入山，土石相間而出。五里，南逾一石山脊，亦置隘門，是名峴腋。下嶺東南行，山夾間始有田疇。又五里，得一聚落曰鄧村，換夫。又東入山峽，過一脊，換夫於路。其處村在山北，呼之而出。又二里，飯於咬村。又東南行山峽間，三里，換夫於北麓。又東南半里，渡小溪。半里，復上土山，其嶺甚峻。半里登其巔，日已暮矣。東南下山一里，抵其塢。又暗行半里，抵一村。時顧奴候夫，後久而始至。得夫，又乘炬行。又東南下，渡一小溪，復南循水上山峽間，時聞水聲潺潺，不可睹也。共五里而宿於下寧峒之峒槽村。

自□一月初三至向武，□八日起行，共□六日。向武石峰，其洞甚多，余所游者七：為百感洞，又東洞，又下洞，又後岩水洞；為瑯山洞，又下洞；為龍巷東北江流所入之上洞。其過而未登者三：為〔瑯山東北二里，〕中江墜穴之上，高岸南向洞；又為〔瑯山東南二里，〕南江所繞獨峰之上西南向洞；又為州東北巨峰南向洞，〔洞在紅崖峰北。〕其聞而未至者二：為吉祥，為定稔，二洞又最以奇著者也。〔共□二洞云。〕所游之最奇者，百感雄邃宏麗，瑯山層疊透漏，百感東洞曲折窈窕，百感水洞杳渺幽闊，各擅其勝，而百感為巨擘矣。

枯榕江〔即州北大溪，〕自向武西南境東流，自北岸寨抵向武北龍巷村之前。其東有石峰一枝，東西如屏橫列。江當其西垂，分而為三：北枝東循峰北入峽，為正派；中枝東循峰南，停而大，為中江；南枝東南流田隘間，小而急，為南江。入峽者東北轉五里，山勢四逼，遂東搗石崖穴中，勢若奔馬齊驅。下坂，入山而東，經百感岩，北透其下，為水洞者也。循山南者，東行二里，忽下墜土穴，亦北注石山而一，想亦潛通百感者也。南行隘間者，東繞平疇中兩獨峰之南，又東抵隘門嶺西麓，折而北，直趨百感東洞之下，稍東入峽，亦下墜土穴，而北入百感。三流分於橫列石峰之西，隔山岐壑，而均傾地穴，又均複合於百感一岩之中，而北出為大溪，始東北流峽去，經土上林之刁村而入右江。百感岩在向武州東北七里。其西南即分水橫列之山，中江之水所由入者，其東南即隘門嶺之山，北遷而屏於東，南江之水所由折而北入者，其西北即此山之背，環為龍巷東入之內塢，北江之水所由搗而下者；其東北即此山後門，繞而為百感村，眾江既潛合於中，所由北出者。此山外之四面也。而其岩則中辟於山之半，南通二門皆隘：一為前門，一為偏穴。北通一門甚拓，而北面層巒阻闕，不通人間。自州來，必從南門入，故巨者反居後，而隘者為前。前門在重崖之上，其門南向。初抵山下，東北攀級以上，仰見削崖，高數百仞，其上朽木橫棧，緣崖架空，如帶圍腰，東與雲氣同其蜿蜒。既而西上危梯三□級，達崖之半，有坪一掌，石竅氤氳，然裂而深。由其東緣崖端石級而左，為東洞；由其西踐棧而右，為正洞之前門。棧闊二尺，長六七丈，石崖上下削立，外無纖寶片痕，而虬枝古乾，間有斜騫於外，倒懸於上者，輒就之橫木為杙。外者藉樹杙，內者鑿石壁，復以長木架其上為梁，而削枝橫鋪之，又就垂藤以絡於外。人踐其上，內削壁而外懸枝，上倒崖而下絕壑，僅百尺之浮梯，俯千仞而無底，亦極奇極險矣。棧西盡，又北上懸梯□餘級，入洞前門。門南向，其穴高三尺五寸，闊二尺，僅容偃僕人。下丈許，中平，而石柱四環如一室，旁多纖穴，容光外燦，宿火種於中。蕪炬由西北隙下，則窅然深陷。此乃洞之由明而暗處也。下處懸梯三□級，其底開夾而北，仰眺高峻。梯之下，有小穴伏壁根。土人云：「透而南出，亦有明室一圍，南向。」則前門之下層，當懸棧之下者也。由夾北入，路西有穴平墜如井，其深不測。又入其西壁下，有窪穴斜傾西墜。土人云：「深入下通水穴，可以取水。」然流沙坳瀉，不能著足也。西壁上有奧室圍環中拓，若懸琉璃燈一盞，乃禪室之最闕者。出由其東，又北過一隘，下懸梯三□級，其底甚平曠，石紋粼粼，俱作荔枝盆。其西懸〔乳〕萋蕤，攀隙而入，如穿雲葉。稍北轉而西上，望見微光前透甚遙，躡沙坂從之，透隘門西出，則赫然大觀，如龍宮峨闕，又南北高穹，光景陸離，耳目閃爍矣。此乃洞之由暗而明處也。其洞內抵西南通偏門，外抵東北通後門，長四□丈，闊□餘丈，高二□餘丈。其上倒垂之柱，千條萬縷，紛紜莫有紀極；其兩旁飛駕之懸台，剝空之卷室，列柱穿崖之樹，排雲透夾之門，上下層疊，割其一鱗，即可當他山之全鼎。其內多因其高下架竹為欄，大者□餘丈，小者二、三丈，俱可憩可眺。由東崖躋隘入西南洞底之上層，其內有編竹架菌而為廩者，可置谷千鐘焉。其上又有龕一圍，置金仙於中，而旁小龕曰慈雲蓮座，乃黃君之母夫人像也。黃母數年前修西方之業於此，此其退藏之所；而外所編竹欄，則選佛之場；而廩則黃君儲以備不虞者。龕西則偏門之光，自頂射下。此處去後門已遙，而又得斯光相續，遂為不夜之城。攀峻峽西上，透其門頗隘，即偏門也。其門西南向，下臨不測，惟見樹叢叢出疊石間，岨懸嶂絕，不辨其處為前山、後山也。龕既窮，仍由故道下，東北趨後門。其門東北向，高二□丈，門以外則兩旁石崖直墜山麓，而為水洞之門；門以內，則洞底中陷，亦直墜山底而通水洞之內。陷處徑尺五，周圍如井。昔人置轆轤於上，引百丈綆下汲，深不啻□倍虎阜。恐人失足，亦編竹護其上，止留二孔以引軸轤，人不敢涉而窺也。井外即門，巨石東西橫峙，高於洞內者五尺，若門之闕。由井東踐閭，踞門之中，內觀洞頂，垂龍舞蛟，神物出沒，目眩精搖；外俯洞前，絕壁搏雲，重淵破壑，骨仙神聳。此闕內井外峽，下透水門，亦架空之梁，第勢極崇峻，無從對矚耳。闕東透石隘東北下，磴倚絕壁，壁石皆崆峒，木根穿隙緣竅，蹬斷處，亦橫木飛渡。下裡半而為百感村。徐子曰：此洞外險中闕，既穿歷窅渺，忽仰透崇宏，兼一山之前後以通奇，匯眾流於壑底而不覺，幽明兩涵，水陸濟美，通之則翻出煙雲，塞之則別成天地。西來第一，無以易此。

百感東岩在百感前門之東。由棧東危崖之端，東緣石痕一縷，數□步而得洞。其門亦南向，門以內不甚深，而高爽窈窕，石有五色氤氳之狀，〔詭裂成形〕。由峽中東入三、四丈，轉而北，有石中峙。逾隘以進，遂昏黑。其中又南北成峽，深□餘丈，底平而上峻；北盡處有巨柱迴環，其外遂通明。躋級北上，有竅東透而欹側，只納天光，不堪出入也。由竅內轉而北，又連辟為二室：一室中通而外障，乃由內北達者；一室北盡而東向，乃臨深而攬勝者。先由中通之室入，其西隙旁環，俱可為房為榻。其東之外障，亦多零星之穴，懸光引照焉。北透一峽，達於北室，其前遂虛敞高門。門乃東臨絕壁，中有纖筍尖峙於前，北有懸崖倒垂於外，極氤氳之致，其下聞水聲潺潺，則南江之水，北轉而低其下入穴者也，然止聞聲而不見形焉。其內西壁，亦有群乳環為小龕，下皆編竹架欄，亦昔人棲隱者。此洞小而巧，幽爽兼備，為隱真妙境。第中無滴瀝，非由前棧入百感後軸輻取之，則由前梯轉覓潤山前，取道其遙也。

百感下水岩，在百感後門之下，百感村之南。百感有內、外兩村。山從百感洞分兩界，北向回環，下成深塢，而岩下水透山成江，奔騰曲折而北去。〔村〕界於其中，源長而土沃，中皆腴產。洞在內村之南二百步，其門東北向，高聳而上，即後門也。水自洞出，前匯為廣潭，中溢兩崖，石壁倒插水底。從潭中浮筏以入，仰洞頂飄渺若雲，孰意乃向之凌跨而下者耶！洞內兩壁排空，商向而入，潛水甚深。西壁有木梯懸嵌石間，土人指曰：「此即上層軸輻之處。昔儂智高時，有據洞保聚者，茲從下汲。此其遺構也。」東壁石隙中拓，有架廬絕頂，飛綴憑空，而石壁危削虛懸二□丈，無可攀躋。土人曰：「此戊午荒歉，土人藏粟儲糧以避寇者。須縛梯綴壁以上，茲時平，久不為也。」入□餘丈，下壑即窮，上峽懸透，遙眺西南峽竇深入處，高景下射，光彩燦燦，而石峻無級可躋，不知所通為山之前、山之右也。下壑石根插入水間，水面無內入之隙，水之所從，向下泛濫而出，則其中眾水交合處，猶崆峒內扁，無從問津焉。乃返筏出洞，從門外潭西躡崖登門左之壁。透峽竅而上，辟岩一圍，其門東向，下臨前潭，右瞰洞水，前眺對岸之上，旁竇氤氳，可橫木跨洞門而渡也。辟岩中廣下平，可棲可憩，第門雖展拓，而對岸高屏，曾無日光之及，不免陰森。若跨木以通對崖，則灑靈爽氣無不收之矣。此洞阻水通源，縹緲掩映，為神仙奧宮。若夫重巒外阻，日月中扁，即內村已軼桃源，而況窈窕幽闕，若斯之擅極者乎！

百感前下岩，在百感洞前門之下，路西坑腋間。其門亦南向，高拓如堂皇，中多巨石磊落，其後漸下。蓋水漲時，山前之水亦自洞外搗入者，而今無滴瀝也。洞東北隅有峽北入，其上透容光，其下嵌重石。累數石而下窺，其底淵然，水涵深竇，而石皆浮綴兩崖間，既不能破隙而下，亦不能架空而入，惟倚石內望。西北峽窮處，亦有光內射，其隙長而狹，反照倒影，燁燁浮動，亦不如所通為山之後、山之右也。

龍巷東北塢上洞，在向武州東北七里，即百感之西崖，第路由龍巷村東入，〔山〕北轉盤旋成塢，枯榕北枝大江分搗其中，崖回塢絕。墜穴東入，而洞臨其上，其門西向，左右皆危崖，而下臨激湍。原無人路，由其北攀線紋踐懸壁以入，上幕雲卷，下披芝疊。東進六丈後，忽烘然內暖，若有界其中者。蓋其後無旁竇，而氣盡不泄也。又三丈，轉而北，漸上而隘，又三丈而止。其中懸柱亦多，不及百感之林林總總。而下有九石如珠，潔白圓整，散佈滿坡坂間。坡坂之上，其紋皆齟齬如縷簇，如鱗次，纖細勻密，邊繞中窪，圓珠多堆嵌紋中，不可計量。余選其晶圓者得數握，為董苴，為明珠，不能顧人疑也。

瑯山岩在州北半里，其形正如獨秀。始見西向有門三疊，而不知登處反在東峰之半也。余至後，黃君始命縛梯通棧，蓋亦欲擇其尤者為靜修之地耳。由東麓攀危梯數百級，入其東門，其門豁然高敞。門以內遂分三徑。由北竅者，平開一曲，即透北門，直瞰龍巷後北山，大溪西來界其中，抵橫裂峰西而三分之，北面巒嵐溪翠，遠近悉攬。由南竅者，反從洞內折而東山，外復豁然，即東門之側竅也。第一石屏橫斷其徑，故假內峽中曲出，其內下有深窪，淵墜而底平。由其上循崖又南入峽中，漸上漸隘，有石橫跨其上，若飛梁焉。透梁下再上，峽始南盡，東壁旋穴度空，透窗倒影，西竅高穹曲嵌，復透而南，是為南門。其前正與州東北巨峰為對，若屏之當前，西南不能眺一州煙火，東南不能挹三曲勝流，而不知其下乃通行之峽也。由西直入者，高穹旁拓，□丈以內，側堰曲房，中辟明扉，若隘門之中壻者。然其上穹盤如廬，當隘處亦上裂成峽，高劇彌甚。透隘門而西，則西辟為堂，光明四溢，以西門最高而敞也。堂左南旋成龕，有片石平度為榻，有懸石下卷為拓托，皆天成器具也。堂左右分嵌樓龕，圓轉無隙，比及前門，則石闕高欄。透竅以出，始俯門下層崖疊穴，危若累棋，浮如飛鷗。蓋已出西望第三門之上，而中門在其下矣。坐其上，倒樹外垂，環流下湧，平疇亂岫，延納重重，斷壑斜暉，憑臨無限，三門中較為最暢矣。夫此一山，圓如卓錫，而且上則中空外透，四面成門，堂皇曲室，夾樹飛甍，靡所不備。徒倚即殊方，宛轉頻易向，和風四交，蒸鬱不到，洵中使負戴耳。

下洞即在瑯山西麓，其門西向，東入三丈餘而止。仰其上。則懸岩層穴，又連疊門兩重。余初至此，望之不能上達。明日又至，亦不知其上層之中通於東，並不知東之可登也。既而聞黃君命縛梯，既而由其南峽，同韋守老往百感出山之東，回望見梯已蜿蜒垂空，始知上洞須東上，下洞獨西入，而中洞則無由陟焉。

□九日 曉起，有云。晨餐後，半里過寧墟。〔從南峽去，抵天燈墟，聞有營懷洞。〕東折入山塢一里，北入峽一里，逾小脊北下。隨山東轉，又二里，南那村換夫。東北行二里，東逾一嶺，曰石房嶺。下嶺而東，又二里，至石房村換夫。又東二里，復上山半里，過一嶺脊。脊不高，其北水從東北墜，其南水從南流，是為向武、鎮遠分界，而左、右江亦以此分焉。隨流南下一里，大路自西來合，遂東轉循老山之南，東逾平陝一里，大道直東去，又從岐隨水東南下一里半，四山環塢一圍，曰龍那村，已鎮遠屬矣。〔初至村，遙見屋角黃花燦爛，以為菊，疑無此盛，逼視之，乃細花叢叢，不知其名。又見白梅一樹，折之，固李也。黃英白李，錯紅霜葉中，亦仲冬一奇景。〕飯而行，北逾嶺而下，共一里，又行峽中半里，與西來大道合。於是隨水形登山峽間，五里，水形東北去，路東上山。半里，又從岐南逾一嶺，共一里而下，得南峽村。村人頑甚，候夫不即至，薄暮始發。其峽四山連脊，中窪為地，池上有穴，東面溢水穿山腹東出，池西乃居人聚廬所托也。東逾嶺而下，共一里，東向行山塢間。八里，過一村，又東與石山遇。循其南崖，崖上石竇歷亂，俱可入，崖下累石屬南山，傍崖設隘門以入，於是南北兩石山復崢嶸屏立矣。又東一里為鎮遠州，宿於州市之鋪舍。

州宅西南向。其地〔屬太平府，〕在太平府東北二百里。西北為向武界，東北為佶倫界，東為結安界，西南為全茗界。州前流甚細，南入山峽，據土人言，乃東北至佶倫，北入右江者。由此言之，則兩江界脊西自鎮安、都康，經天燈墟，東逕全茗、永康、羅陽即諸地而抵合江鎮。昨所過石房村東南之脊，乃北走分支，其南下之水，尚非入左江者也。

二□日 晨起，小雨霏霏。待夫，而飯後至。乃雨止，而雲不開。於是東向轉入山峽，半里，循南崖之嘴轉而北，循北崖之共半里，出一隘門，循西山之麓北行二里，山撞而B成峽。乃轉而東一里，又東出一隘門，即循北山之麓。又東一里上一嶺，共一里，逾而下，復東行一里，隨小水轉而北。其處山峽長開東西兩界，中行平疇，山俱深木密藤，不辨土石。共北二里半，渡小水，傍西麓北行。又二里，稍東北，經平疇半里，已復北入峽中。其中水草沮洳，路循西麓，崎嶇而隘。二里，渡峽而東上東嶺，一里躋其巔，東下一里，抵其麓。其嶺峻甚，西則下土而上石，東則上土而下石，皆極峭削，是為鎮遠、佶倫分界。又東行塢中一里，復稍上而下，共一里，逾小石脊。又東北平行半里，乃直下石崖中，半里，已望見佶倫村聚矣。既下，又東行平疇一里，有小水自西南山夾來，又一大溪自南來，二水合而北注，北望土山開拓。乃涉溪而東。是為佶倫，止於鋪舍。適暮，微雨旋止。

都康在鎮安東南，龍英北，胡潤、下雷東，向武西南，乃兩江老龍所經，再東即為鎮遠、佶倫。土人時縛行道者轉賣交彝，如壯者可賣三□金，老弱者亦不下□金。如佶倫諸土州隔遠，則展轉自近州遞賣而去；告當道，仍展轉追贖歸，亦□不得二三。

佶倫在向武東南，都結西南，土上林在其北，結安在其南。其水自西南龍英山穴中流出，北流經結安，又北至佶倫，繞州宅前，復東北入山穴，出土上林而入右江。

二□一日 濃雲密布而無霧。候夫未至。飯後散步東阜，得古梅一株，花蕊明密，幽香襲人。徘徊其下不能去，折奇枝二，皆虬乾珠葩。南望竹崖間一岩呀然，披荆入之，其門北向。由隘竇入，中分二岐，一南向入，一東南下，皆不甚深。還鋪舍，覓火

炙梅枝。微雨飄揚，拈村醪對之，忘其為天涯歲暮也。

既午雨止，日色熹微，夫始至，復少一名，久之乃得行。從東南盤崖間小岩一里，路循塢而南，度小溪，有岐東向入土山。從塢南行又一里，有岐西南溯大溪，結安、養利大道，為此中人郡者。又正南行一里，折而東入土山之峽。〔其處西為鎮遠來所逾，石峰峭聚如林；東為土山，自佶倫北南繞而西，遙裹西面石峰；中開大塢，亦自西南轉北去。〕從土峽中東行一里，遂躋土山而上。又一里，逾山之巔，即依嶺南行。一里，出南嶺之巔，〔東望盤谷東復有石山遙列，自東北環峙西南矣。〕東向循嶺半行，又一里，轉南半里，又東下半里，抵山之麓。遂從塢東南行二里，越一南來小水，又北越一西北來小水，得一村倚東山下，眾夫遂哄然去。余執一人繫之，始知其地為舊州，乃佶倫舊治，而今已移於西北大溪之上。兩處止隔一土山，相去□里，而州、站乃互相推委。從新州至都結，直東逾山去，今則曲而東南，欲委之舊州也。始，當站者避去，見余繫其夫，一老人乃出而言曰：「鋪司姓廖，今已他出，余當代為僱夫。但都結須一日程，必明日乃可。」候余上架餐飯，余不得已，從之。檢行李，失二雞，仍繫前夫不釋。久之，二村人召雞，釋夫去。是日止行□里，遂止舊州。

二□二日 早起，天無霧而雲密布。飯後，村人以二雞至，比前差小。既而夫至，乃行。一里，東北復登土山，四里，俱從土山脊上行。已下一塢，水乃東北行，遂西北復上土山，一里逾脊。又東北行嶺上二里，轉而西北二里，始與佶倫西來路合。乃下山，得一村曰陸廖村，數家之聚在山半。其夫哄然去，余執一人繫之，蓋其夫復欲委之村人也。度其地止去佶倫東□餘里，因其委舊州，舊州欲委此村，故展轉迂曲。始村人不肯承，所繫夫遍號呼之，其逃者亦走山巔遍呼村人。久之，一人至，邀余登架，以雞黍餉而聚夫，余乃釋所繫者。日午乃得夫，遂東上。嶺頭有岐，直北者為果化道，余從東岐循嶺南而東向行。半里，遂東北下山，一里而及山塢，有小水自北塢中來，折而東去。渡之復北上嶺，一里逾嶺北，循之東向行。半里，有岐直東從嶺畔去，以就村故，余從東北岐下山。復一里抵山塢，有小水自北來，折而東南去。渡之，復東北逾一小嶺，共一里半，前所渡水穿西南山夾來，又一小水從西北山夾下，共會而東，路遂因之。屢左右渡，凡四渡，共東行三里，又一小水從南塢來合之北去。又東渡之，復上嶺，一里，逾嶺東下，其水復從北而南。又東渡之，復上山，隨之東行一里半，水直東去，路折入東北峽。一里，得數家之聚，曰那印村。夫復委之，其郎頭他出，予執一夫繫而候之。時甫下午，天復明霽，所行共二□餘里。問去都結尚一日程，而中途無村可歇，須明日早行，即郎頭在亦不及去矣。余為怏怏，登架坐而待之。久之郎頭返，已薄暮矣。其餉以鯽為供。

二□三日 早霧四塞，既飯而日已東出。促夫至，仍欲從東北塢行。余先問都結道，當東逾嶺，窺其意，以都結道遠，復將委之有村處也。蓋其地先往果化，則有村可代，而東南往都結，無可委之村，故那印夫必不肯東南。久之，一人來勸余，此地東往龍村，即都結屬，但稍迂，多一番換夫耳。余不得已，從之。乃東北入塢中，半里，復與前西南來之水遇，遂循之東向行。二里，下塢中，忽望見北塢石山回聳。又半里，路右東行之水，又與一東南來水會而北去。東向涉之，復上嶺，東北一里，逾嶺上。又北行嶺脊半里，望西北石山與所登土山分條而東，下隔絕壑，有土脊一枝橫屬其間，前所渡北流之水，竟透脊而入其塢穴中，不從山澗行矣。路既逾嶺，循嶺上東行三里，過一脊，又平行一里，始東南下。一里半，及塢底，忽見溪水一泓深碧盈澗，隨之東下，漸聞潺潺聲，想即入脊之水至此而出也。東行半里，又有小水自東峽而出，溯之行一里，溪四壑轉，始見溪田如掌。復隨之東南行一里，水窮峽盡，遂東上一里，登嶺。平行嶺北半里，又東南坦下者半里，過一脊，又東北逾嶺半里而上，逾其陰，望東北塢中，開洋成塍。又東北半里，始東向下山，半里，午抵圍龍村。土人承東往果化，不肯北向都結，亦以都結無村代也。飯於郎頭家。下午夫至，郎頭馬姓者告余曰：「此地亦屬佶倫，若往往送都結，其徑已迂，恐都結村人不承，故本村不敢往；往果化則其村為順，不敢違耳。」蓋其地往都結，尚有一村曰捺村，仍須從所來高嶺之脊南向而去。余不得已，仍從之。及升輿，尚少三人，遍入山追之。比至，日已西入山，余有戒心，競止不行。

二□四日 早起，霽色如洗；及飯，反有霧蒙四山；日出而淨如故。及起行，土人復欲走果化，不肯走都結，即迂往其村，亦不肯送。蓋與都結有仇殺，恐其執之也。余強之不能，遂復送向那印。蓋其正道在舊州，此皆迂曲之程也。遂西南行田隴間，半里，穿石隙登土山西向平上，半里及其巔。又半里，越嶺而南，稍下度一脊。又平上半里，復逾巔西下。一里，及塢中，遂循水痕西北行。一里，有小水自北塢來，與東來小水合而西去。又隨之西一里，復有小水自北塢來，與東來之水合而南去。路西上山，直上者一里半，平行嶺上者二里，又西向下者一里半，下及塢底。忽有水自南峽來，涵碧深沉，西向去，過塢半里，從北山西上一里，登嶺上又一里，稍下，過一脊復上，始依嶺北，旋依嶺南，俱西向平行嶺上，南望高嶺，即舊州走都結者。共三里始西南下，一里半而及其塢，則前所過南峽之水，與那印之水東西齊去，而北入石山之穴。截流而西，溯東來之水三里，飯於那印。候夫至下午，不肯由小徑向都結，仍返佶倫。初由村左西北上山，轉西南共一里，登嶺上行。西南五里，稍下，度一脊復上，西南行嶺上六里，轉出南坳。又西南行六里，稍東轉，仍向西南，始東見舊州在東南山谷，佶倫尖山在西南山谷。又西二里，始下，南渡塢塍，始見塍水出北矣。又南逾山半里，又渡塍逾小山一里，得一村頗大，日已暮。從其南渡一支流，復與南來大溪遇。南越一壠，溯大溪西南行塍間，又一里半至佶倫州。州宅無圍牆，州官馮姓尚幼。又南渡大溪，宿於權州者家。

二□五日 凌晨，權州者復送二里，至北村，坐而促夫者竟日，下午始行。即從村東南上山一里，始東北逾嶺，旋轉東南，繞州後山脊行。六里，少庭脊，復上行嶺畔者三里，又稍下。其處深茅沒頂，輿人又妄指前山徑中多賊陣，余輩遙望不見也。又前下一里，渡脊，始與前往陸廖時所登山徑遇，遂東瞰山谷，得舊州村落。又東南下者半里，時及麓，輿夫遂哄然遁去。時日已薄暮，行李俱棄草莽中。余急趨舊州，又半里下山，又行田塍間一里，抵前發站老人家，已昏黑，各家男子俱遁入山谷，老人婦臥暗處作呻吟聲。余恐行李為人所攫，遍呼人不得。久之，搜得兩婦執之出，諭以無恐，為覓老人父子歸，令取行李。既而顧僕先攜二囊至，而輿擔猶黑暗中。己而前舍有一客戶來詢，諭令往取，其人復遁去。余迫之執於前舍架上，強之下，同顧僕往取。久之，前所遣婦歸，云：「老人旋至矣。」余令其速炊，而老人猶不至。蓋不敢即來見余，亦隨顧僕後，往負行李也。半晌，乃得俱來。老人懼余鞭其子若孫，余諭以不責意。已晚餐，其子跛立，予叱令速覓夫，遂臥。

二□六日 凌晨飯。久之，始有夫兩人、馬一匹。余叱令往齊各夫。既久，復不至。前客戶來告余：「此路長，須竟日。早行，茲已不及。明晨早發，今且贖者，責令其舉夫可也。」余不得已，從之。是日，早有密雲，午多日影。即飯，遂東向隨溪入石山峽，一里，兩石山對東，水與路俱從其中。東入又半里，路分兩岐，一東北逾坳，一西南入峽。水隨西南轉，轟然下墜，然深茅密翳，第聞其聲耳。已西南逾坳，則對東西山之後脊也，溪已從中麓墜穴，不復見其形矣。乃轉至分岐處，披茅覓溪，欲觀所墜處，而溪深茅叢，層轉不能得。又出至兩峰對東處，渡水陟西峰，又溯之南，茅叢路寒，旋復如溪之北也。乃復從來處度舊路，望見東峰崖下行洞南向，已得小路在莽中，亟披之。其洞門南向，有石中懸，內不甚擴，有穴分兩岐，水入則黑而隘矣。出洞，見其東復有一洞頗寬濶，其門西南向，前有圓石界為二門，右門為大。其內從右入，深□餘丈，高約三丈，闊如之，後壁北轉漸隘而黑，然中覺穹然甚遠，無炬不能從也。其外從左南擴，復分兩岐，一東北，一東南，所入皆不深，而明爽剔透，有上下旁穿者。況其兩門之內，下俱甚平，上則青石穹覆，盤旋竟尺，圓宕密布無餘地。又有黃石倒垂其間，舞蛟懸萼，紋色俱異，有石可擊，皆中商呂，此中一奇境也。出洞，仍一里，返站架。日色甚暖，不勝重衣，夜不勝覆絮。是日手瘡大發，蓋前佶倫兩次具餐，俱雜母豬肉於中也。

二□七日 早起霧甚。既散，夫騎至乃行。仍從東北一里，上土山，與前往陸廖道相去不遠。一裡登嶺，霧收而雲不開，間有日色。從嶺上北轉一里，仍東北二里，又下一里，度一水，復東北上二里，嶺畔遂多叢木。叢木中行嶺上者三里，從林木少斷處，下瞰左右旋谷中，木密樹叢，飛鳥不能入也。又半里乃下，甚峻。一里半乃及塢底，則木山既盡，一望黃茅彌山谷間矣。從塢中披茅行，始有小水東流峽谷。隨之涉水而東，從南麓行，復渡水從北麓上，又東下塢渡水，復東上嶺，一里登其巔。行其上者三里，又直下塢中者一里，則前水復自南北注向峽中去。又東逾一小嶺，有水自東塢來，自南向北繞，與西來水合。既涉東來水，復

東上山登其巔，盤旋三里，出嶺。二里，得一平脊，乃路之中，齋飯者俱就此餐焉。既飯，復東從嶺北行，已漸入叢木。出山南，又度一脊，於是南望皆石峰排列，而東南一峰獨峻出諸峰之上；北望則土山層疊，叢木密翳。過脊稍下而北，轉而東上，直造〔前〕所望〔東南峻〕石峰之北，始東南下。一里半而及塢底，有細流在草中行，路隨之。半里入峽，兩崖壁立，叢木密覆，水穿峽底，路行其間。半里，峽流南匯成��，直漱峻峰之足。復溯流入，行水中者一里，東南出峽，遂復仰見天光，下睹田塍，於是山分兩界，中有平塢，若別一天地也。東行塢中，塢盡復攀石隘登峴，峴石峻聳如狼牙虎齒，前此無其巉峭者也。逾嶺從塢中行二里，循嶺平上一里，平下一里，平行塢一里，穿平峽一里，穿峽又行塢中一里，逾嶺上下又一里，始得長峽。行四里，又東行塢與西同。三里，逾北山之嘴，南山之麓始有茅三四架，於是山塢漸開。南山之東有尖峰復起，始望之而趨，過其東，則都結州治矣。州室與聚落俱倚南山向北，有小水經其前東注，宅無垣牆，廡亦墮圯。鋪司瘳甚，竟不承應，無夫無供，蓋宛然一夜郎矣。是日為余生辰，乃所遇舊州夫既惡劣，而晚抵鋪司復然，何觸處皆窮也。

二〇八日 早起，寒甚而霽。鋪司不為傳餐，上午始得糲飯一■糙米飯二盂，無蔬可下。以一刺令投，亦不肯去。午後，忽以馬牌擲還云：「既為相公，請以文字示。」余拒無文，以一詩畀之，乃持刺去。久之，以復刺來，中書人題曰：「有德者必有言，有言者亦（必有德）。」無聊甚。倚篋磨墨，即於其刺後漫書一文畀之。既去，薄暮始以刺饒雞酒米肉，復書一題曰：「子路拱而立，止子路宿。」余復索燈書刺尾畀之，遂飯而臥。館人是晚供牛肉為啖。既臥，復有人至，訂明口聯騎行郊，並今館人早具餐焉。

二〇九日 早寒，日出麗甚。晨起，餐甫畢，二騎至矣。一候余，一候太平府貢生何洞玄。同行者乃騎而東，又有三騎自南來，其當先者，即州主農姓也。各於馬上拱手揖而東行。三里，渡一溪，又東二里，隨溪入山峽，又東五里，東北逾一嶺。其嶺頗峻，農君曰：「可騎而度，不必下。」其騎騰躍峻石間，有游龍之勢。共逾嶺二里，山峒頗開，有村名那咨，數□家在其中央，皆分茅各架，不相連屬。過而東，又二里，復東逾一嶺。其峻彌甚，共二里，越之。又東一里，行平塢間，有水一泓，亦自西而東者，至是稍北折，而南匯澗二丈餘，乃禁以為魚塘，其處名相村。比至，已架茅於其上，席地臨。諸峒丁各舉繡西流，而漁得數頭，大止尺五，而止有錦鯉，有綠鰻，輒驅牛數□蹂踐其中。已復匝而繕焉，復得數頭，其餘皆細如指者。乃取巨魚細切為膾，置大碗中，以蔥及薑絲與鹽醋拌而食之，以為至味。余不能從，第啖肉飲酒而已。既飯，日已西，乃五里還至那咨村。登一茅架，其家宰豬割雞獻神而後食，切魚膾復如前。薄暮，□餘里抵州，別農馬上，還宿於鋪。

三〇日日 麗而寒少殺。作《騎游詩》二首畀農。時有南寧生諸姓者來，袖文一篇，即昨題也。蓋昨從相村遇此生來謁，晚抵州官以昨題命作也。觀其文毫無倫次，而何生漫以為佳。及入農，果能辨之，亟令人候余曰：「適南寧生文，不成文理，以尊作示之，當駭而走耳。」乃佈局手談。抵暮，盛饌，且以其族國瑚託告事求余為作一申文，白諸當道，固留再遲一日焉。

〇二月初一日 在都結鋪舍。早起陰雲四布，欲行，復為州官農國琦強留，作院道申文稿。蓋國琦時為堂兄國瑚以承襲事相訟也。抵暮，陰雲不開。既晚餐，農始以程儀來饋。

初二日 早起，陰雲如故。飯久之，夫至乃行。東向三里，即前往觀魚道也。既乃渡溪而北，隨溪北岸東行，又二里，有石峰東峙峽中。蓋南北兩界山，自州西八里即排闥而來，中開一塢，水經其間，至此則東石峰中峙而塢始盡，溪水由石峰之南而東趨嶺中，即昨所隨而入者。今路由石峰之北而東趨北塢，又三里，得一村在塢中，曰那賢。又東二里，塢乃大開，田疇層絡，有路通南塢，即那倫道也。又東五里，山塢復窮。乃北折而東逾山坳。一里，越坳之東，行塢間又一里，復東穿山峽。其峽甚逼而中平，但石骨稜稜，如萬刀攢側，不堪著足。出峽，路忽降而下，已復南轉石壑中，亂石高下共三里，山漸開。忽見路左右穴曲折，墜成兩潭，清流瀦其中，映人心目。潭之南塢有茅舍二架，潭之東塢有茅舍一架，皆寂無一人。詢之輿夫，曰：「此湘村也。向為萬承所破，故居民棄廬而去。」由湘村而東，復有溪在路北，即從兩潭中溢出者。東行平塢二里，過昨打魚塘之南，又東三里，遂北渡西來之溪，溪水穿石壑中，路復隨之，水石交亂。一里，從溪北行，轉入北壑。一里，水復自南來，又渡之而東。又一里，水復自北而南，又渡之，乃東向出峽。忽墜峽直下者一里，始見峽東平疇，自北而南，開洋甚大，乃知都結之地，直在西山之頂也。下山是為隆安界，亦遂為太平、南寧之分，其高下頓殊矣。隨西峰東麓北一里，溪流淙淙，溯之得一村，是為岩村，居民始有瓦房、高凳，復見漢官儀矣。至是天色亦開霽。時已過午，換夫至，遂行。於是俱南向行平疇間，二里，飯於前村之鄧姓者家。既飯，又渡溪西岸，南行一里半，其西山峽中開，峰層壘疊，有村在西塢甚大，曰楊村。又南一里半，楊村有溪亦自西塢而南，與北溪合，其溪乃大。並渡其西，又南一里，水東注東界土山腋中；路西南一里，抵西界石山下，得一村曰黑區村。換夫，循西界石山南行，其峰有尖若卓錐，其岩有劈若飛翅而中空者。行其下嵌石中，又南四里，得巨村在西峰叢夾處，曰龍村。又換夫而南，乃隨東界土山行矣。始知自黑區至此，皆山夾中平塢而無澗，以楊村所合之流，先已東入土山也。至是復有水西自龍村西塢來，又南成小澗。行其東三里，盤土山東南垂而轉，得一村曰伐雷，換夫。又暮向東南行三里，宿於巴潭黃姓者家。

初三日 巴潭黃老五鼓起，割雞取池魚為餉。晨餐後，東南二里，換夫於伐連村。待夫久之，乃東南逾土山峽，一里，則溪流自西北石山下折而東來，始號成聲。隨之南行，蓋西界石山至此南盡，轉而西去，復東突一石峰峙於南峽之中，若當戶之樞，故其流東曲而抵土山之麓，又南繞出中峙石峰，始南流平畦，由龍場入右江焉。隨溪一里，南山既轉，西南平壑大開，而石峰之南，山盡而石不盡。於是平疇曲澗間，怪石森森，侷離侷舍，〔高下不一，〕流泉時漱之，環以畦塍，使置一椽其中，石林精舍，勝無敵此者。〕行石間一里，水正南去，路東上山麓，得一村，聚落甚大，曰把定村。村人刁甚，候夫至日長，始以一騎二擔夫來。遂東北逾土嶺，一里半，北渡一小水，乃北上嶺。又一里逾其巔，又北行嶺上者一里，則下見隆安城郭在東麓矣。

乃隨嶺東北下者數里，又東行者一里，入西門，抵北門，由門內轉而南，稅駕於縣前肆中。是日雲氣濃鬱，不見日光。時已下午，索飯，令顧僕往驛中索騎，期以明旦，而挑夫則須索之縣中。時雲君何為庫役所訟往府，攝尉事者為巡檢李姓，將覓刺往索天，而先從北關外抵鞏閣，則右江從西北來，經其下而東去，以江崖深削，故遙視不見耳。從崖下得一〔南寧〕舟，期以明日發。余時瘡大發，樂於舟行，且可以不煩縣夫，遂定之。令顧僕折騎銀於驛，以為舟資。乃還宿於肆。

初四日 晨起，飯而下舟；則其舟忽改期，初八始行。蓋是時巡方使者抵南寧，先晚出囚於獄，同六房之聽考察者，以此舟往。中夜忽逸一囚，吏役遂更期云。余時已折騎價，遂淹留舟中。瘡病呻吟，陰雲黯淡，歲寒荒邑外，日暮瘴江邊，情緒可知也。

初五日 坐臥舟中。下午，顧僕曰：「歲暮暮矣，奈何久坐此！請索擔夫於縣，為明日步行計。」余然之。

左、右江之分，以楊村、把定以西石山為界。故石山之內，其地忽高，是為土州，屬太平；石山之下，其塢忽墜，是為隆安，乃嘉靖間王新建所開設者，屬南寧。此治界所分也。若西來之龍脊，則自歸順、鎮安、都康、龍英北界之天燈墟，又東經全茗、萬承，而石山漸盡，又東抵合江鎮，則宣化屬矣。其在脊之北者，曰鎮遠、佶倫、結安、都結，萬承之東北鄙。其水或潛墜地穴，或曲折山峽，或由土上林，或由隆安入右江。然則，此四土州水入右江而地轄於左江，則以山脊迂深莫辨也。

隆安東北臨右江，其地北去武緣界一百四〇里，南去萬承土州界四〇里，東去宣化界一百二〇裡，西去歸德土州界八〇里。其村民始有瓦屋，有台凳，邑中始為平居，始以灶爨，與土州截然若分也。

土人俱架竹為欄，下畜牛豕，上爨與臥處之所托焉。架高五六尺，以巨竹槌開，徑尺餘，架與壁落俱用之。爨以方板三四尺鋪竹架之中，置灰爨火，以塊石支鍋而炊。鍋之上三四尺懸一竹筐，日炙稻而舂。婦人擔竹筒四枚，汲於溪。亦有紡與織者。男子著木屐婦人則無不跣者。首用白布五、六尺盤之，以巨結綴額端為美觀。亦間有用青布、花布者。婦人亦間戴竹絲笠；胸前垂紅絲帶二條者，則眇目之婦也。裙用百駢細欄，間有繫束以便行走，則為大結以負於臀後。土酋、土官多戴氈帽，惟外州人寓彼者，束髮以網，而首與官俱無焉。惟向武王振吾戴巾交人則披髮垂後，並無布束。間有籠氈帽於發外者，發仍下垂，反多穿長褶，而足則俱跣。

交網輕細如吾地兼絲，而色黃如睦州之黃生絹，但比之密而且勻，每二丈五尺一端，價銀四錢，可制為帳。

向武多何首烏，出石山穴中，大有至四、五斤者。〔余於州墟以□二錢得三枚，重約□五斤。〕余按《一統土物志》，粵西有馬棕榔，不知為何物，至是見州人俱切為片，和蕪葉以敬客，代擯榔焉，呼為馬檳榔，不知為何首烏也。

隆安縣城在右江西南岸。余前至南寧，入郡堂觀屏間所繪郡圖，則此縣繪於右江之北。故余自都結來，過把定，以為必渡江而後抵邑。及至，乃先邑而後江焉。非躬至，則郡圖猶不足憑也。

初六日 早霧四寒。飯後，適縣中所命村夫至，遂行。初自南門新街之南南向行，三里，復入山。逾岡而下半里，兩過細流之東注者，抵第三流，其水較大，有橋跨其上，曰廣嗣度橋。又南上山一里半，出一夾脊，始望見山南大塢自西北開洋南去。遂南下土山，一里，土山南盡，復有石山如錐當央。由其西南向行六里，又抵一石山下，其山自北遙望若屏斯列，近循其西麓，愈平展如屏。已繞其南，轉東向行三里，其山忽東西兩壁環列而前，中央則後遜而北，皆削崖轟空，三面圍合而缺其南；其前後有土岡橫接東西兩峰盡處，若當門之闕；其後石壁高張，則環霄之玦也。先是，按《百粵志》記隆安有金榜山，合杳如城。余至邑問之，無有知者。又環觀近邑皆土山，而余方患瘡，無暇遠索。至是心異其山，問之村夫，皆曰：「不知所謂金榜者。」問：「此山何名？」曰：「第稱為石岩，以山有岩可避寇也。」余聞之，遂令顧僕同夫候於前村，余乃北向入山。半里，逾土岡而下，其內土反窪墜，其東西兩崖俱劈空前抱，土岡橫互而接其兩端。既直抵北崖下，望東崖之上，兩裂透壁之光，若明月之高懸鏡台也；又望西崖之上，有裂罅如門，層懸疊綴，基天雲之嵌空天半也。余俱不暇窮，先從北崖之麓入一竅。竅門南向，嵌壁為室，裂隙為門，層累而上，內不甚寬，而外皆疊透。連躋二重，若樓閣高倚，飛軒下臨，爽朗可憇。其左忽轉劈一隙，西裂甚深，直自崖巔，下極麓底，攀夾縫而上，止可容肩，不堪寄傲。乃復層累下，出懸隙兩重，遂望西崖懸扉而趨。其門東向，仰眺皆崇崖莫躋，惟北崖有線痕可攀，乃反攀倒躋，兩盤斷峽，下而復上，始凌洞門。門以內，隙向西北穹起；門以外，隙從崖麓墜下。下峽深數丈，前有巨石立而掩之，故自下望，只知為崖石之懸，而不知其內之有峽也。然峽壁峻削，從上望之，亦不能下，欲攀門內之隙，內隙亦傾側難攀。窺其內漸暗，於是復從舊法攀懸下。乃南出大道，則所送夫亦自前村回，候余出而後去。乃東行五里，有村在路左，曰魚輿。將入而覓夫，則村人遙呼曰：「已同押擔者向前村矣。」〔村人勞余曰：「游金榜大洞樂乎？余始知金榜即此山。亟問：「大洞云何？」曰：「是山三面環列，惟西面如屏。大洞在前崖後高峰半，中辟四門，宏朗靈透。」余乃悟所游者為前崖小洞，尚非大洞也。〕又東五里，追及之於百浪村，乃飯於村氓家。於是換夫，東南行二里，復見右江自北來，隨之南，遂下抵江畔，則有水西自石峽中來注。其水亦甚深廣，似可勝舟，但峽中多石，不能入耳。其下有渡舟，名龍場渡，蓋即把定、龍村之水，其源自都結南境，與萬承為界者也。渡溪口，復南上隴，江流折而北去，路乃東南行。又六里，換夫於鄧炎村。又東南八里，逾一小山之脊，又南二里，抵那縱村。從村中行，又二里，換夫於甲長家，日已暮矣。復得肩輿，行月夜者二里，見路右有巨塘汪洋，一望其盤匯甚長。又四里，渡一石橋，有大溪自西南來，透橋東北去。越橋又東二里，宿於那同村。夜二鼓，風雨大作。

初七日 早起頗寒，雨止而雲甚濃鬱。飯後夫至，始以竹椅縛輿，遂東行。一里，路左大江自北來，前所過橋下大溪西南入之，遂曲而東，路亦隨之。半里，江曲東北去，路向東南。又半里，換夫於那炎村。又待夫縛輿，乃東南行。二里，路左復與江遇，既而江復東北去。又東南四里，漸陟土山，共一里，逾而下，得深峽焉，有水自西南透峽底，東北入大江。絕流而渡，復上山岡，半里逾嶺側，復見大江自北來，折而東去，路亦隨之。循南山之半東行一里，南山東盡，盤壑成塘，外築堤臨江，內瀦水浸麓。越堤而東，江乃東北去，路仍南轉，共一里，有公館北向大江，有聚落南倚回阜，是曰梅圭。又東從岐行三里，飯於振樓村。仍候夫縛輿久之。南行□里，始與梅圭西北來大道合。又東南□二里，抵平陸村。村人不肯縛輿，欲以牛車代，相持久之，兩絲絲下；既而草草縛木於梯架，乃行，已昏黑矣。共四里，宿於那吉，〔土人呼為屯吉云。〕

初八日 晨起，雨不止。飯而縛輿，久之雨反甚，遂持傘登輿。東南五里，雨止，換夫於麟村，縛輿就乃行。東南三里，路分二岐，轉從東南者行，漸復逾土山。三里，越山而東，則右江自北折而來，至此轉東南向去，行隨之。又二里而至大灘，有數家之聚在江西岸，即舊之大灘驛也，萬曆初已移於宋村。江中有石橫截下流，灘聲轟轟，聞二三里，大灘之名以此。右江至此始聞聲也。換夫縛輿，遂從村東東南逾嶺，三里，逾嶺南，則左江自楊美下流東北曲而下，至此折而東南去。遂從江北岸隨流東行，二里，復入山脊，兩復紛紛。上下岡陀間又二里，換夫於平鳳村。又東行二里半，至宋村，即來時左、右二江夾而合處，其南面臨江，即所謂大果灣也。其村在兩江夾中，實即古之合江鎮，而土人莫知其名矣。萬曆初移大灘驛於此，然無郵亭、驛鋪，第民間供馬而已。故余前過此，求大灘驛而不知何在，至是始知之也。候飯，候夫，久之乃行，雨不止。其地南即大果灣，渡左江為楊美通太平府道，正東一里即左、右二江交會之嘴。今路從東北行一里餘，渡右江，南望二江之會在半里外，亦猶前日從舟過其口而內望其地也。渡右江東岸，反溯江東北行。已遂東向逾山，三里而下，雨竟淋漓大至。又一里至王宮村，遂止息焉。雨淙淙，抵暮不能復行。

初九日 中夜數聞雨聲甚厲，天明，雲油然四翳。遲遲而起，飯而後行，近上午矣。

王宮村之左，有路北入山夾，乃舊大灘間道。由村前東南行二里，逾一嶺而下，有小水自北夾來，西南入大江。越之而東又一里，稍北轉循北山行，有大道自東而西，始隨上東去。其直西逾小坳者，亦舊大灘道，蓋南寧抵隆安，此其正道，以驛在宋村兩江夾間，故遷而就之也。又東行三里，轉上北岡，換夫於顏村；又東南逾一嶺而下，轉而西，共五里，換夫於登科村。又東南二里，換夫於狼科村。山雨大至，候夫不來，趨避竹間，頂踵淋漓，乃趨避一山莊廡下。久之夫至，雨亦漸止，又東南逾一平坳，共四里，飯於石步村。既飯，已下午矣，雨猶不全止，夫至乃行。東南有墟在岡頭，逾岡而下共半里，越小石樑，下有澗深而甚細，蓋南寧北面之山，至石步而西截江流者也。又東南行，雨勢大作，遍體沾透。二里，復下一深澗，越木橋而上岡，又東南行雨中二里，止於羅岷村。候夫不至，雨不止，煨濕木以爇衣，未幾乃臥。

初十日 雲勢油然連連，乃飯。村人以馬代輿，而另一人持輿隨行。雨復霏霏，於是多東南隨江岸行矣。五里，稍北折，內塢有溪自東北來入江，乃南逾之。復上岡，二里，抵秦村，其村甚長。先兩三家互推委，既乃下一村人家，騎與送夫去。候夫久之，有奸民三四人索馬牌看，以牌有馬，不肯應夫。蓋近郭之民，刁悍無比，真不如來境之恭也。久之，止以二夫肩行李，輿與馬俱一無，余以步而行。一輿來，已數村，反為其人有矣。幸雨止，岡漸燥。一里，平逾岡東北，有溪自東北來入江，較前三溪頗大，橫竹斃數□渡澗底，蓋即申墟之下流，發於羅秀山者也。復東南上岡一里餘，過窯頭村之北，顧奴同二擔入村換夫，余即從村北大道東行。二里，北渡一石樑，其梁頗長，架兩岡間，而下流亦細，向從舟登陸，自窯頭村東渡小橋，即其下流也。又東四里，有長木梁駕兩岡上，渡而東即白衣庵，再東即崇善寺，乃入寺詢靜聞永訣事。其歿死在九月二十四〔日〕西時，止隔余行一日也。僧引至空骨之所，乃在木梁東岸溪之半。余拜而哭之。南顧橋上，則顧奴與二擔適從樑上過矣。乃與僧期，而趨梁店稅駕焉。時才午，雨紛紛不止。飯後躡履問雲、貴客於熊石湖家，則貴竹有客才去，茲尚無來者。余以瘡痛市藥於肆，並履襪而還。〔一別南寧已七□五日矣。〕